

昨日之花



劉大杰著

MG
I 246.7
594



昨日之花

劉大杰著



3 2169 6168 4

三版序

這書裏面的幾篇小說，全是民國十七年到十八年，我住在日本廣島郊外的一棟小房子裏寫的。我寫這幾篇小說的時候，經濟還可以維持，並不是草率地寫成，寄出去，等着稿費來買米，來付房租。我覺得，這本昨日之花，比起我從前寫的東西來，無論在內容上，在文字上，是稍稍有點不同了。

這本書出版以後，在幾種雜誌上，我曾見到幾篇批評昨日之花的文章。那幾位先生，對我這本書，都作了善意的批評，我是得感謝的。其中最使我注意，給我一種興奮的，是郁達夫先生，在青年界月刊創刊號上發表的那篇批評了。他說：

「從昨日之花裏面的幾篇小說，總括地觀察起來，我覺得作者是

一位新時代的作家，是適合於寫問題小說宣傳小說的。……心理小說和問題小說，向來是小說界的兩大支派。近來因已故的柏洛司特（Ma. Prout）的小說盛行，英國吳爾芙女士（V. Woolf）、法國紀得（A. Gide）等的出現，杜司退益夫司基與安利倍兒（S. Henri Beyle 1783-1842）的復活的結果，在歐洲大陸，似乎心理小說正在興盛起來，可是最新最有力的俄國文壇，却年年只在創製那些偉大的宣傳小說，問題小說。我們中國在最近關普羅文學也總算鬧得起勁了，但真正能完成這宣傳的使命，使什麼人看了也要五體投地的宣傳小說，似乎還沒有造成的樣子。

「所以我看了劉先生的作品之後，覺得風氣在轉換了，轉向新時代去的作品，以後會漸漸產生出來了。而劉先生的尤其適合於寫這一種小說的原因，就是在他的能在小說裏，把他所提出的問題，不放

難而陳述出來的素質上面。我希望劉先生以後能善用其所長，把中國目下的社會問題鬪爭問題男女問題，都一一的在小說裏具體描寫出來。」

郁達夫先生是我敬仰的一個人，是我一位平生風義的師友。他的意見，是值得尊重的。我兩年前在青年界月刊上讀到他這一篇批評的時候，固然是歡喜，同是又是惶恐。因為他的期望太大了，我擔心我以後寫不出來郁先生所說的那種『轉向新時代去的作品』，他所稱道的那種『問題小說』。

這兩年來，自己雖幾次地想執筆寫點東西，總是因為東奔西跑，教一點書，混碗飯吃，想寫的文章，也就都寫不成了。在深宵的燈下，想起自己這幾年來的一事無成的生活，心裏只是感着一陣酸痛。回憶兩三年前，住在廣島郊外的那間小房子裏，帶着純真嚴肅的態

度，寫作這本昨日之花的時候的情形，只驚訝着現在的自己，爲什麼這樣疎懶了。從今天起，我又要揚着鞭策我的生活的鞭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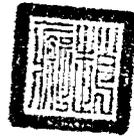
現在，昨日之花又將重版了。隨便把自己的一點小感觸，寫下來，放在這本書的卷頭，藉此留一個小小的印象。最後，我要感謝姜學潛先生，他替我還本書，畫了幾幅插畫。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二號於上海

昨日之花目錄

新生.....	一
昨日之花.....	四三
戒指.....	九五
餓.....	一二三
春草.....	一四三
蜘蛛的死.....	一八五
半夜醒來.....	一九九
花美子.....	二四三

新
生



這是一個深秋的夜。

一間小樓上，佈置得很整齊。帶了綠套的電球，放出又清淡又幽靜的光來。仲芷正執着筆，在寫一封緊要的信，她臉上的表情，是嚴重，是驚奇，是奮怒，然而又顯出無限的悲傷。

樓上是靜寂，窗外是風聲和雨聲。

今天是我的再生，我要慶賀這再生。我再不能因循，再不能

苟且，再不能墮落，再不能偷生了。我醒了，我醒了在圓睜着眼。我自己也奇怪，我怎麼有這力量，能推翻能反抗我過去的二十八年的生活呢？在這荆棘滿途的社會裏。衆之我是人的妻，是三個孩子的母親。

因為我還沒有疲勞，還覺得有生在這世上的必要，所以我要整理行囊，到沙漠或是花叢中，去找我要找的渴望着的東西了。

我不是責備你不愛我，根本我就覺着愛的厭倦與懷疑，然而，你是那樣愛着我的，但是我不滿足，我仍要追求，——茫然地然而又是堅決地去追求。

我不相信，在這無邊的宇宙裏，就沒有一塊土能容下我這孤獨的身。我要去，要去創造自我，完成自我，而自己勞動，自己生存。

在過去，曾有幾度想跳出這家庭，因為我是女子，我有弱者的
心，我沒有那般堅決的勇氣，時時被你和孩子們的眼淚，擋住
了我的去路。這一次下了決心，硬想在我殘餘的生命裏，流出一
點鮮血來。

我不否認我曾愛過你。在八年中，你我互相佔有了你我的青
春……這是事實。我覺醒了，這青春的佔有，不是生命，我要
找我的生命去。我恨悔，為什麼到今天，才有這決心。

我雖不願以娜拉，以瑪克達自命，然而我在這世上並不孤
單，因為他倆是我精神上的友人。在麥丈夫與孩子之前，我得先
愛我自己；在救世人之前，也得先救我自己。我是常人，我比不
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

因此我不怕上帝的責備，棄着孩子與丈夫而出走了。然而我

又恐慌，恐慌着我以後的生命的計劃與安排。我不怕今日世人的唾罵，怕的是我後日的淪落與因循。

你看了這封信，不要悲感，不要徬徨，不要猜忌，更不要留戀；你把精力獻給社會，把你的心，交給孩子們，你再沒有缺陷，再沒有空虛，在你的生活裏，我想。

你要同情我，要尊重我，在今日的社會裏，一個有丈夫有孩子有時代的心的女子，想跳出這鐵壁銅牆的家庭生活的藩籬，是一件極難的事。在她的心裏，充滿了愛的肯定與否定的痛苦以及人生矛盾的悲傷。還要在這千難百劫的人世途中，自己憑着失了青春的手足，孤軍獨戰的殺出一條血路來。我寫到這裏，感傷與悲憤的眼淚，同時流下了，然而我又感着熱，因為在我的胸裏，燃燒着要跳出這藩籬而前進而呼號的火。

我想用這火，來燃燒你和孩子們的心！

白沙！你好好帶着孩子罷。若是真愛着我！

孩子們！別了，白沙，別了。

.....

仲芷寫完了信，提着她最簡單的行囊出門了。

樓上是靜寂，窗外是風聲和雨聲！

二

白沙的夫人出走，很惹起一般人的注目。白沙在教育界，仲芷在婦女界，都是稍稍有聲望的人。現在呢！白沙是中學的校長，她以前也做過中學的教員。

對於這件事；社會上發生種種的批評：有的說，中國確實到了一個可怕的時代，一個婦人棄了丈夫，連自己生下來的孩子也不要，自己怎樣想，就怎樣去做，這種女子，是擾亂社會擾亂家庭的罪徒；有的說，喜歡講戀愛的人，雙方發生如何的不幸，雙方如何的苦痛，都要雙方自己去承擔，可憐的，是幾個無依的孩子；有的說，急進派的女子同保守派的男子的生活，始終是不能調和的，發生這種悲劇，也是必然的結果；有的專責備白沙，也有的專歸咎仲芷，尤其是他倆的朋友們，閒談的時候，就借着這種題材，來批評家庭，戀愛以及社會上的諸問題。

社會上的輿論，好比各種顏色眼睛片底下的風光，有誰能抓住當事者的心，有誰能看透當事者的心呢？當事者永遠被世人輕嘲或是重罵罷！

仲芷走後，白沙的生活，是很可慘的；望着幾個無依的孩子，更覺得可憐。他覺得仲芷因為孩子們，總有歸來的一天，在他的失望與萬層的苦痛裏，還存着這點小而又小的希望。所以在仲芷初走一兩週間，他的內心雖是悲傷，但是他對於朋友，裝着鎮靜的說：

——終會歸來的罷，就是不愛我，孩子總是她自己生的。至少她要負一半責任，不能說是新時代的女子，就能拋棄一切人間的責任，海闊天空地去創造自我完成自我而忘記了自身。這樣去創造自我，恐怕也不會完成的罷。

但是，白沙很恐慌，他知道仲芷的個性，是一個思索堅強的澈底的女子，「甯爲玉碎，毋爲瓦全」，這是仲芷的特質。她一旦愛着某人的時候，她也會不顧世人的耳目，而能以她的全身交給某人。他想起八年前他倆戀愛的時候，仲芷扮着男裝，偷到他的寢室來同睡的

事，他對於仲芷這次的歸來的希望，感着懷疑與震恐了。

白沙雖說是努力教育，他確實充滿了藝術家的心情，他是一個唯情論者，他主張世上的一切，都應該建築在愛上，凡是以愛為基礎的事物，才能調和，才能存在，才有永久性。假使世上的人，都能互相愛，互相尊重，世上就平和了。他自己的能夠生存，能夠日夜勤勞地工作，因為仲芷給了他生命的力，驅逐他前進。仲芷是他的偶像，是他的神，他沒有這偶像，沒有這神，他的生命，就會疲勞，就會乾涸，就會死。無論什麼人，都應該把自己的全身，獻給這神，獻給這偶像。

白沙在佔有仲芷的這八年間，他是時時對着友人們，宣傳他這唯情論的哲學，他時時站在這立場上，去批評社會上及朋友間發生的種種問題。因此，一般友朋都叫他做「愛神」。

仲芷這次的出走，白沙的偶像破碎了。

然而他在矇矓的希望中，在微茫的煙霧中，他覺得這偶像有復活的可能，他悲傷的，是這偶像失了以前的圓滿，有了破碎的痕跡了，在痛哭中，翹着首，等待着。

兩週了！

仲芷一點消息也沒有，白沙各處的朋友，都來信說，「無從探聽仲芷的消息」。

——死了嗎？

——跟着愛人逃了嗎？

.....

白沙這時的悲痛，就是小說家，也不容易描摹。一兩週來，面容全變了顏色，眼珠的光也鈍了，眉下現出兩個青圓圈，臉上又是憔悴

悴，又是乾枯。逢着人就談他這次的遭遇，常常當着許多人，竟放聲大哭。似乎病重的人，望着無依的孩子，等待死神的到來。

孩子們似乎也知道父親的心情，從不對人提起母親的事。那個五歲的祥林，每逢着人問：

——你母親呢？

——不要講，父親今天又哭了！

第二個女孩子叫莉莉，今年也三歲了。她又聰明又伶俐，每望見白沙在悲傷的時候，她走去抱住他的腿。

——爸爸！讓她去罷！我們當她死了。我同祥哥長大了，替爸爸做事。

第三個孩子呢？還不滿一歲，乳母帶着他，在他小小的靈魂裏，感不到悲哀；如同他感不到喜悅一樣。他每天仍是微笑，仍是哭泣，

在他的心裏，沒有人間的界限，分不出父親與母親。

白沙到晚上更覺難受，望着這三個孩子，他感到人間的責任，一天一天地加重地壓在他的肩頭。他不能如仲芷那樣的自私，拋棄這些天真的可憐的孩子。他每每自心底湧出來自殺的念頭，就被這人間的責任與人類的同情克服了。白沙覺得自殺，全是人類的自私。凡是想逃開自己的責任，想擺脫人世的苦悶的人們，就歡喜以自殺來掩飾自己。

然而，他又不能一刻沒有仲芷。

他辭去了學校的職務，把小孩交託了朋友，預備着輕便的行囊，開始愛侶的尋訪了。

——只要她還在人間，

我要把這人間踏遍。

我有血的淚，

我有熱的心，

什麼能比上我這旅途？

這旅途，

有我追求的幻影！

○

○

○

○

我不願風花，

也不願夜月與朝霞。

只要她還在人間，

我要踏遍地角，

我要走盡天涯！

.....

朋友們對於他這次無方向地去訪問仲芷，都認為太無聊太不尊重自己。一個女子既不愛你，她若真下了決心，你就能找着她，也毫無意義。不如自己獻身社會，好好地養育着孩子，倒是一條光明的正大的令人同情的路途。與其爲愛犧牲，不如爲孩子與社會犧牲。何不把這愛仲芷的心，去愛世人，去愛孩子，去愛自己呢！

許多朋友真誠的去勸他，還有責備他的，但是他一點也不動心，他不能因世人，因社會，因孩子，因自己而不顧仲芷。他在否定愛之前，先得否定世上的一切。與其沒有愛而生存，不如因追求愛而死。

於是乎白沙帶着悲傷的心出發了。

朋友們都笑他是瘋子。

仲芷這次是下了決心的，她沒有閒暇的心情，顧及世人的辱罵。她想，要在種種的辱罵中，能奮鬥能創造出來，才配算一個有力量有熱血的女子。

——我不是不要丈夫，我也不是不要孩子，在救丈夫與救孩子之前，還有比丈夫比孩子更重要的我的存在。我不能在這樣短促的一生，全部獻給他們，而不容許我，用自己的力量，去找一條生路，我不相信，世人全不了解今日婦女的苦情，而加以非難，加以辱罵。

仲芷這次離開家庭，決計要再在學問上努力。她覺得女子地位的

低落，全是失了思想和文化上的地位。現在一般人，只是吶喊着要提高女權，而自己不真實地在學問上用工夫，這是大大的危機。現在婦女唯一的責任，是在文化上，樹立鞏固的基礎，而給與一般輕視女子的人們一種驚奇，一掃以前的對於婦女種種不平的待遇。

這種論調，仲芷本早就認識了。到了最近，才在她的心裏，成熟而生長出來。因此她持着幾年來儲蓄的一點銀錢，跟着一位姓王的原來在日本留學的女友，棄了孩子和丈夫，決然地到東京去了。

海面上壯闊的波濤，震動着仲芷的心，仲芷望着那日夜奔波的海浪，感到了努力與奮鬥，是創造人生的唯一法門。不到這海面來，不能體會到海的深沉與偉大。可恨空過了二十八年，到今天才踏向這自由的天地。

仲芷一點也不悲傷，一點也不回顧。知道水是不會再向西流，只

有把這殘生，隨着東流，讓她流去。不要胆怯，不要失望，更不要追懷。

東京的大地，使仲芷感到自由——從來沒有感到過的自由。她想，在這自由的天地裏讀書，實是一件最有意義的事。可憐一些意志薄弱的女子，就把全生獻給了孩子和丈夫，而不能一度來呼吸這自由天地的空氣。

——既然我到了這種聖地，我應該加倍的努力，我今日的責任，比在家庭重大，比在任何時代都重大了。我的成敗，不僅關係我自身，可怕的，關係着社會，關係着婦女的全體。萬不能因我一人的淪亡，而使全婦女界的精神消滅。我雖是人的妻，雖是三個孩子的母親，雖是二十八歲的中年，我相信我有世人共有的熱血，我也有少年僅有的雄心。我就踏着這熱血與雄心而前進

了。來日雖不光明，也未必全成了黑暗。易卜生在國民公敵（*An Enemy of People*）裏寫的司托門醫生的境遇，與我相似。他被世人反對，受世人的唾罵，民衆把他的窗戶打爛，褲子也扯破了，房主不要他住房，市民不要他看病，浴場醫官被免了，女兒在學校當教員，也被辭退了。但是。司醫生一點也不灰心，他覺得世間只有真理，真理決不會令人失望令人灰心。多數不限定是對，少數也許是不错的。他最後，對他夫人說：「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是那最孤立的人。」我相信司醫生的話，他給了我前進的力量。我是孤立，然而又是強有力。種種的環境在督促我，我不能從這督促中逃遁，更不能在這自由天地裏因循。要知道，現在有如何重大的責任，壓在我的肩上。

這是仲到東京後寫的一段日記，由這些文句裏，可以看出當日

的仲芷，是如何堅決如何興奮的心情。這種心情，使她忘記過去一切的閒情舊恨，在她的生命史上，截然地分爲兩期。

她爲省去人間無聊的煩惱，隱去仲芷的真名，改爲醒吾。這件事，只有同情她的王女士知道，而王女士也是絕對替她守着秘密。醒吾初到東京的時候，專心專意的學日文，兼之她的英語也有相當的根底，這樣用功下去，前途是不可限量的罷。

東京的留學界，於是乎添了一位孫醒吾女士。

四

白沙帶着悲傷的心，走遍了各地，仍沒有發現一點仲芷的消息。這一年來，在風霜中，在憂慮中，消磨了白沙不少的精力。

他苦悶，他悲傷，他又不敢以過去的歡愉幻影，來灌漑這乾涸的
餘生，在黃昏或是在月夜，……：

——人間的苦痛，

怕的是整個的偶像破碎，

怕的是整個的生命沉淪。

撇不開的是離情，

展不完的是心影。

看呀！世人：

好一個愛神，

自己的箭頭，

向自己的心頭插進。

我謳歌你，

——愛！我爲你而生存；

我咀咒你，

——愛！我爲你而沉淪。

可憐的白沙，是疲勞了。

一個人的生活，不怕艱難，不怕荊棘，怕的是感着疲勞與厭倦。厭倦與疲勞的襲來，是預示這一個階段的生命，快要停頓，快要沒落。有許多人的全生命，就由這停頓而靜悄悄地沒落了。還有一些人呢，由這段停頓的生命裏，換一個方向，伸出頭來，還能在社會上做出許多轟轟烈烈的事。這是完全否定了前段的生活無意義無價值，要再確定一次人生觀，選一條由前期失敗得來的經驗而認爲可走的路途，再前進，再創造。

但是到了生活的疲勞，是沒落呢，還是另轉一個方向的問題，完

全要看當事者的環境與意志。像仲芷這個人，她就是從疲勞而厭倦的家庭生活裏跳出來，另找一條新路走的健者。她其所以不悲傷不追戀，就是因為她早已把前期的生命，完全否定了；不懂否定，還正在追逐着第二階段的新生。

白沙呢，也正到了這歧途。

沒落的影子，時時在向他招手。

最後，他決定要為愛情的信仰而生存了。

——我沒有仲芷，我到底不能生存。愛這東西，我只能詛咒，不能否定。我要把這愛信仰化，宗教化，在愛的信仰之下，我自己還有生存的必要。帶着孩子們，努力地去創造一種新生命，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仲芷是我的愛的信仰之神，我將把全身獻給這神，而勞働而生存了。我將從愛仲芷的心，分出一部份來，

去愛世人，去愛孩子。

白沙就因這一點，從疲勞的生活裏，伸出受了重傷的頭，把生活轉了一個方向。他厭棄虛名的空談，決定要從最下層的踏實的工作下手，他又厭棄繁華的都會生活，想復歸於自然之懷裏的鄉村去。

於是乎，他帶着三個孩子，回到遼遠的他的故鄉的山野了。

在那裏，他用全力辦了一個鄉村小學。

白沙的生活，又在朝新的方向開始了。

五

三年，孫醒吾女士的婦女問題的文字，連連載在中國的大雜誌上。書局或雜誌社的編輯，都願出高價，去特約醒吾的稿子。她那種

新穎的大胆的主張，叫出了被壓迫了幾千年的婦女內心的憂鬱，最透澈的，尤其是對於這過渡時代的婦女的種種問題，有精細的評論。用她自己過去的經驗，來指示今日許多沉浸在憂鬱裏的婦女的迷途，又是實在，又是沉痛。較之那些專喜弄文筆以幾本外國書來掩飾自己來充學者的人，醒吾的著作，是適合時代病也是看透時代病的藥方。

一般青年，尤其是少女，都傾心醒吾的著作。就是幾篇短短的隨筆，無處不打動少女的心。使這些徘徊歧路於家庭問題婚姻問題以及其他問題的婦女，都得了指路的南針，得了勇氣，得了精神上的援助，他們都感到不寂寞不孤單了。醒吾就是遠住在東京，在雜誌上的投稿不用說，還有許多直接寫信到日本去，詢問種種她們自己陷落於困難的境地而不能解決的問題。醒吾對於這樣的詢問，不厭煩，不偷懶，無一不給以詳細的答覆。她一回想到往日的艱難苦悶，欲跳出而

不能跳出又不得跳出的悲痛，她對於這些與她感着同樣的憂鬱的婦女，有時讀着從她們來的又是悲傷又是憤怒的信的時候，常常掉下眼淚來。因此她覺得給這些同病相憐的婦女的援助，不僅是她的責任，是她最低限度的義務，在救助人類替人類盡義務之前，先得把這些痛苦的落在地獄底下的姊妹們救出來。

醒吾現在更不相信環境與運命之力了。自己的熱血，自己的眼淚，自己的力，能反抗一切，能戰勝一切。蟄伏於運命與環境之下而不能抬頭的人們，是弱者，是落伍者。一個人要全不假借外力，而能勇敢地創造自己，去完成自己，才可領略到一點人生的真味來。她想到三年前一個深秋的夜晚了。

——那是一個深秋的夜：

樓上是靜寂，窗外是風聲和雨聲。

我曾熱烈地愛過白沙，白沙到現在還是熱烈地愛着我。他是世上的一切都建立在愛上，我主張在愛之外，還有完成自我的一種責任。他主張世上只有愛的生活。我覺得除愛以外，還有社會的生活。他要我把全身獻給他，他像賞玩花一樣的賞玩我。他是愛我，但是他把我當娜拉，把我當小麻雀。

初婚的一年，我們過的是世人所謂的幸福生活，我們同踏過峨眉山巔上的凍雪，我們同飲過黃鶴樓上的香茗，在潯陽江裏同泛過輕舟，在南高峯上同看過朝日。……不久，我就覺得這不是我理想的生活了。我幾度沉痛的向他要求，請他允許我到外國去，再在學問上用點功夫。我覺得我不是像小麻雀那樣的婦人，我不能在這小小的樊籠裏，把我的青春送盡。這樣消磨我的青春，我不能滿足，在這不滿足中，我要持着我有力的生命，再

去追求我缺少的東西。

他阻止，他敷衍，他以溫柔和眼淚，來軟化我的雄心。他張開他的貪婪的眼，想永遠把我的青春，佔有下去。

我是婦女，我是弱者。我每次興奮起來，都被他的眼淚與溫柔冷化了。在欲跳出而跳不出的那八年間，我就生了三個孩子。於是我又多了一層障礙了。

一年一年地過去，更感着不自由，更感着痛苦，我萬不能就在這種生活裏，過盡我這一生。我再不能因循，再不能墮落了。在三年前一個深秋的夜，堅決地寫了一封訣別的信，離開了那樊籠。那時最小的孩子，還不滿一歲。

這幾年來，我因自己的努力，總算可以生存了。可怕的，社會上充滿了獸性的男子，無聊的給你糾纏，給你假面。就是像

白沙那樣的唯情論者，也不易見。唉！到了今日，真實的人性算墮落盡了。這一點是我這幾年來對於人類對於社會的一個大失望，也是人類與社會的一個大危機，今日和我糾纏的那些男子，有那一個我不看作是獸性呢！然而，他們仍是很得意。對於孩子們，我常感到有罪過，然而，這種罪過，我不能負責任。這是時代，社會和全人類給我的，這種責任，也要時代，社會和全人類去負擔。

社會和人類，既是這樣令人失望，我自己的路途更遼遠也更艱難了。我一不努力，就將沒落，就將死！

醒吾這種沉痛的回憶與自勵，一刻也不容許她的生命停頓，無時無日，不在計劃她生命的安排。

第四年的春天，孫醒吾女士，因國內書店和報館的後援，又踏上歐洲的旅途了。

大西洋的波濤，一刻也不停地在呼號，在前進，自由的前進，比起日本海來，更偉大，更深沉。

六

白沙回到故鄉梧州以後，在北門外的鄉村，建立了一個鄉村小學。他用他全部的家產，作這學校的費用。在那裏，他想實現他理想的鄉村。

他覺得世上種種的悲慘，都是人性一天一天地低落，獸性一天一天地生長的結果。要改造這社會，先得改造兒童，先得改造和建設兒

童的心。他看到他自己的三個可憐的孩子，對於社會上失學的孩子們，生出無限的同情和救助的心。因此他決定在這風俗純樸的梧州，開始他的事業。

白沙並非無大志願的人，他深信「大處着眼小處着手」這句俗話。他現在現在這樣人食人的社會裏，能救一個孩子，就救一個孩子，能救一個農民，就救一個農民，想改造一個城市，非從小小的鄉村下手不可。因此他捐棄他所有的家產，為他的理想而努力了。

然而，他並沒有否定愛；在他的腦中，時時有一個仲芷的神的存在。他現在的生活，是為教育的理想，為仲芷的神，為天真的孩子而活着的。並且仲芷的神在他的腦裏，比以前更美化更淨化更莊嚴化了。

這個學校的學生，除了小孩以外，全是勞働者。小孩和勞働者，

在白沙看來，是社會上比較純潔而容易改造的人們。因此，在日課是小學生，夜校是勞働者。

白沙最低的理想，想把這村的人，都訓練到都能寫信，都能看報，都能知道國內的大勢。最要緊的，是要從狡猾的風氣裏，轉到純樸的風氣來。

祥林一年一年地長成大人了。每天同父親讀了書以後，幫着父親去澆花去種菜，新新呢，也能掃地，也能喂雞子。第三個孩子，稍稍小一點，然而生長在這溫美的空氣裏，又肥白，又活潑，格外可愛。

到了春天，園裏自己手植的花木，滿開着綺麗的花，水暖的春池裏，泛着一羣潔白的鵝鴨，和美的陽光，靜靜地照着大地，依依的楊柳，開始放出新芽來，許多不知道名字的雀兒，在園林齊唱着迎春的小曲，寫不盡的這春光，充滿了無限的生氣，白沙在這樣的空氣裏，

望着可親可愛的農民，望着活潑的孩子，才發現人生的意義，才知道人生的意義，就是創造，就是勞働。並且所謂人生與自然，只能調和而不能隔絕的話，他也完全承認了。

白沙到了今天，才意識到仲芷離開家庭的偉大意義。他一想到她這幾年，完全憑一個人的力量去奮鬥去勞働的時候，他不禁流出讚美和羞愧的淚來。像這樣一個有意志有熱血的女子，真不枉爲她傾倒，真不枉爲她瘋狂。

——仲芷！你是我的信仰之神，你是偉大，你是莊嚴。我真無地洗濯我過去的污心，我只好盡心的來養育這幾個孩子。仲芷！你前進罷！

這個鄉村的男女，都叫白沙做聖人，都叫他做貧苦着的救主，他支配了調和了這些人的心，他能給那個村莊以平和與安靜。

白沙是復活了，他走進了「新生」。

七

那是醒吾自歐洲返國以後第二年秋天的事了！

在歐洲留學了三年的醒吾，一般人對於這中國唯一新進的婦女學者，加以尊敬與讚歎。在初回國的一年間，就在忙碌的演講的旅途上過去了。她到一處，都受一般青年熱烈的歡迎。她的大胆的新穎的言論，尤其是能打動沉悶的憂鬱的少女的心。

醒吾對於這各地奔波的勞碌的演講，她從沒有推辭過，她認定這是她獻身社會的時機。因此，無論是沙漠，或是花叢，是城市，或是鄉村，她都抱着宣教那樣犧牲的精神，拋棄一切名利的觀念，而去獻

身社會了。

梧州是中國南部一個風氣閉塞的城市，當地的教育界，想稍稍轉換這閉塞的風氣，在那年的秋季，特約國內各界的學者，舉行一個盛大的學術演講會。不用說，孫醒吾女士，也是這講演會一個最重要的講師。

她現在的地位與聲望，是她意料以外的尊榮，她在以前萬沒有想到，今日的成就，能夠走到這一步。現在，在旁人看來，總算是滿足了。

最奇怪的，她在回國後的這一年來，在這種滿足中，常常浮起白沙和三個孩子的影子。愈欲壓迫下去，影子愈顯得分明，最後，終於自責了。

——在沒有救出自己的孩子之前，能救出人家的孩子嗎？在沒有

責備自己之前，能責備白沙嗎？

可憐的，在她的空虛的心靈裏，時時在追戀着以前的家庭了。

她在這一年內往各處的講演，一面是宣傳她的主張，一面也就暗中探聽孩子們的消息，然而總是失望了。

在現在醒吾的心靈裏，還缺少什麼呢？可怕的空虛的影子，在她的心裏，一天一天地擴大。

這次的講演會，在梧州還是第一次，兼之都是國內有名的學者，因此，這個講演會，把梧州全城都鬧動了。

第一講就是孫醒吾女士的中國婦女的過去與將來，這種新穎的論題，在風氣閉塞的梧州教育界，最能打動青年的心，是最能叫座的一幕。兼之又是名滿全國的女講師，所以一般人都想來一觀這到過東西洋的女學者，白沙泥，那天也在座中。

在萬聲的鼓掌中，孫女士和藹地站在台前，向大眾行了一個禮。雖說是三十七歲的她，因經了連年的困苦與風霜，在她的眼角與臉龐，現出四十以外的婦人的縐紋和輪廓了，看上去，醒吾是老了。

一種無名的驚奇，斗然地刺進了白沙的心，在他貧血的面部，很急的泛上一層紅潮，耳根和後頸，都發出熱來。他再也坐不住，慌忙地退出這會場了。

——天呀！那不是仲芷是誰呢？……

因為白沙正坐在會場的前幾排，在大家都悄悄地坐着的當兒，忽然一個人站起來，破壞這平靜的空氣而慌忙地走動的時候，是最容易惹起站在高處的演講者的注目的。因此，在不十分的確定中，醒吾望見白沙的面影。

醒吾講演完後，從一個招待員那裏，知道了白沙的情形和地址。

她吃了午飯，一個人悄悄地去訪問她離開了八年的孩子和白沙了。

到那裏，在題着「新村」兩個大字的門旁，三個孩子在唱歌，在遊戲，又活潑，又伶俐。畢竟祥林是大一點，一望見醒吾走來，連忙迎上去。

——先生找誰呢？

——我來參觀你們學校的。

——校長先生剛出去了。

——出去了，再沒有旁人嗎？

——先生們，都往城裏聽講去了。只有我們三個，和幾個男女工人。

——我可以進去看看嗎？

——可以的，我來引路！

在這談話的時候，還有兩個孩子，圓瞪着眼望着這遠來的賓客。在先稍有點恐懼，最後，看見她是那樣的溫和，於是他兩個也跟着後面走。

醒吾的心裏，充滿着一種她從來沒有感到過的感覺。這種感覺，似乎要刺破她的心一般的使她感覺惶惶的不安。她望着這樣活潑這樣聰明的孩子，恨不得就要跪下去，請孩子們審判她的罪。

——我自己能養育出這樣的孩子來嗎？孩子不是我生的嗎？

白沙是偉大，白沙是人間的聖者。

醒吾實想同孩子們說話，但是一種悲慚一種羞愧充滿了她的全身，使她疲得喘不過氣來。比起以前她想跳出家庭而跳不出的時候的情形來，是更苦痛是更悲傷了。

——這樣活潑的孩子，我能離開嗎？這樣偉大的白沙，我能離開

嗎？在我空虛的生命裏，我缺少了什麼呢？

『先生！你願意到我父親房裏休息一刻嗎？』祥林這樣乖巧地說。

『爸爸房裏的壁上，有許多相片呢？』莉莉說。

他們同時走進白沙的書房，書房佈置得又整齊又潔淨。壁上的正中，懸的是她自己十年前的一個半身相片。上面題着兩句話，是白沙的筆迹。

——這是我的信仰之神，

我在這神的脚下活着！

段：
在桌上放着一個新的日記本，醒吾翻開，裏面剛剛寫了這樣一段：

——在這一生，再不願見仲芷一面，因為她是我的神，神真能活

現到底的時候，這神的偶像，會生出破碎的痕迹來，不料，今天我竟見着她了。我在我沒有細認識她的容貌之前，就即刻離開了她。我不願使她見了我，在她的心裏，生出任何的波動來。她現在是滿足了，達到理想之途。然而，我每天在自己勞憊自己生存的意義裏，也不寂寞，也不彷徨，我敢說，我是走進了「新生」，我要慶祝這「新生」。

因為我愛她（仲芷），因為我永遠愛她，我再不願在人間再見她一面。

孩子們一年一年地長成人了，都還活潑，都還可愛，這一點我對得起她，然而我對得起她的，也就只這一點。

她是我的信仰之神，我在這神的脚下活着。我今天更確信了，人生的意義是創造，是勞働，希望孩子們，也要深切地了解

這一點。

醒吾的心在受審判了。

——假使我現在能同着孩子同着白沙住在這新村裏，這樣的家庭，可說是理想的幸福的家庭罷。

但是，我能提出這復合的要求嗎？能因我這要求，把他整個的「新生」破碎嗎？白沙，我在追戀着你和孩子們了！

醒吾即刻走出門來，最後抱着小惠林，親了一個嘴；

『可憐，你們都是沒有母親的孩子！』

『先生！再會！』三個孩子同聲的說。

『再會！……』醒吾頭也不敢回地的走了。

在那下午，醒吾就離開了梧州。

十七年十二月一號



先生！再會！

昨
日
之
花

約莉女士因爲下午沒有功課，正躺在一張藤椅上看書，這書是俄國文豪屠格涅夫的散文詩。她並不懂俄文，她現在讀的，是加勒特女史（C. Garnett）的英譯本。

這並不是普通一般的短詩，與其說是詩，不如說是隨筆或是小品。就是屠氏自己，也沒有承認這是詩，他在原稿的右端，曾題過「Senilia」這個字，這字在拉丁文裏，是「衰老」的意思。屠氏當日寫這些東西，是受了一個雜誌『The Herald of Europe』的特約，這個雜誌的主筆者，在屠氏給他的信裏，看出『Poems in Prose』這幾個字來，於是他就題以散文詩而發表了。

在這些十行或二三十行的短篇裏，却都是玲瓏的珠玉，這裏面所表現的，是美的哲學與深遠的詩的真髓。確是從詩人的深沉的幽靜的冥想中，產出的作品。要知道屠氏對於人生或是自然是一種什麼觀念的時候，與其讀他的父與子，前夜那一類的大著，不如讀這些短篇，還容易看出屠氏這個人的真面目來。

約莉女士，就是這書的讚美者，她常常當她的學生們，提起這本書。『你們愛讀屠氏作品的人，這本小書是不能輕視的。這是她的思想和藝術的結晶。』這幾句話雖說稍稍有點過當，然而約莉女士重視這本書的態度是真誠的。因此她每當有暇的時候，常常讀這些短篇，似乎想在這些文字裏，去找屠氏對於人生，對於愛情及對於一切的指示。

這天下午，她因為沒有功課，又持着這本散文詩，~~~~~躺在藤椅上

了。

正是一個晴日秋高的午後。一縷無力的陽光，從庭院樹葉的縫裏，搖搖不定地晒上窗來，因這陽光，驅走了秋天的沈悶與黯澹，在這間小房裏，也現出清明與鬆快的氣象。約莉畢竟是一個提倡生活藝術化的人，這小房間，被她一佈置，真是又精巧又閒雅，然而又不板滯，寫字檯，書架，衣箱等類的東西，不知怎的，安置得那樣整齊。再就是一張畫片，一枝筆桿，也是非如此擺不可地擺着。但是，她却不像其餘的人，每天都是這個原樣，在她的房間裏，過不得一兩週，就會換個新樣子的，然而這樣子，只使人感着愉快，使人感着生活有波動，使人感着非如此變換不可，而她竟那樣變換了。

在這樣晴日秋高的午後，在這樣藝術化的房間裏的藤椅上，以自己清靜而又閒暇的心情，去讀名人的作品，這種情趣，不是一般人所

能感到的罷。

她正在讀雀的一篇，雀的結尾，是這樣寫的。

——不要笑罷。對這隻悲壯的雀子，對她的愛的衝動，感表
着敬意。

我想愛是強於死或死的恐怖的。就因這「愛」，人生連合而
進展。

Don't laugh, I felt reverence for that tiny hero's bird, for its impulse
of love.

Love, I thought, is stronger than death or the fear of death. Only by it,
by love, life holds together and advances.

約莉女士今日的心情，比平時確是兩樣。不知怎的，她讀到這
裏，在她的心裏，生出一種無名的感想來。她看到屠氏這樣鄭重地寫

着「愛」，她一面感到懷疑，一面又感着寂寞。假使在死與死的恐怖之上，真的還存在着「愛」的時候，那末，在她完滿的生活裏，就只缺少這一樣東西——愛——了。

雀的下面，就是髑髏 (The Skulle)。屠氏在那篇裏，用最陰慘的筆，寫出可怕的人生來。無論誰看了，都是要生出人生是如何的，渺小而短促的恐怖來的。不用說，約莉女士一見髑髏這題目，從剛才的感覺裏，更深刻化地轉了一個灣。

她放着書，坐起身來，壁上的圓鏡子，正映着她的半身。她頓時要發怒的一般，臉上發紅了。她今天忽然感着她的頭髮，眉毛，眼睛，嘴唇，都現出了老的痕跡，不久，屠氏描寫的「愛」那個東西，在鏡子裏現出來，隨後就是髑髏——無數的男女的髑髏。

約莉恨不得打碎那鏡子，剛站起身來，聽出有人敲門的聲音。

——先生在家嗎？

——誰呢？

推開門，門房送封信來，約莉也沒有坐下去，就站着拆開那封信。

.....
約莉先生：

請先生原諒，原諒我突然寫這信給先生的冒昧。我相信我確有寫這信的必要，因此我就不介意這冒昧，大胆地寫了。我想先生也一定不以這種冒昧來責備我罷。

我聽了先生幾個月的教課，對於先生起了無限的敬仰心，要像先生才配稱爲新青年的指導者，才配算爲青年的友人。

我們這一級的學生，對於先生的思想以及種種的見解，全部共鳴。所以我們的敬仰先生，不僅是教授的得法，使我們得了學

聞上的興趣，最要緊的，是先生能解剖現代青年的煩悶，能指示我們的迷途，給我們種種正確的社會的人生的見解。

我敢說，我們自進學校以來，沒有得過像先生這樣可敬仰的教師。我希望以後，先生不要棄掉我們，常常教我常常指示我。

現在有一個關於我自身而我自身又不能解決非請教於先生不可的問題，因這問題，我苦惱着，悲觀着，不知多少日子了。意志與判斷薄弱的我，被這問題征服着，早就失了讀書的興趣。但是聽先生的課的時候，我還是精神百倍，因為在先生的講演裏，我能聽出人生的新義來，似乎因這新義，能克服我的煩悶與悲觀。

現在再也忍不住了，請先生允許我，我想同先生談幾分鐘的話，就是我這煩悶着的問題，要請先生加以解剖而給我以指示。

我是敬仰先生的，請不要忽視這可憐的我。如願意的時候，請先生自己約定一個時間。

學生曹鼎奇上

一個學生要求同先生討論什麼問題，這是一件最平常的事。但是約莉女士看了曹鼎奇這名字，她渾身發起熱來，這種熱不是驚奇，也不是恐懼，是把一種平靜的心擾亂着而又帶着一種喜悅與羞恥的熱。這熱在她的血管裏，用最快的速度，激動着她的全身。她的神經立時興奮起來，然而她又故要裝作鎮靜，極力地壓抑這興奮，因此在她外面的態度，現出似乎稍稍有一點倉皇的樣子。

——拒絕他罷！裝着病了不行嗎？

——他的態度是那樣的真誠，我決不能拒絕他。

她的內心雖這樣矛盾地衝突着，然而從看信到現在，不過是兩分

鐘的時間，在這最短的時間裏，在她的腦裏，起了各種各樣的變化。

「先生！他等着要回信。」門房望見約莉女士讀完了信，帶着粗笨的聲音，說了這一句。無論從臉色從什麼，他絲毫沒有覺到這封信，使約莉先生有什麼感動。或者他也是沒有注意到她的臉色，因為這個老門房，口裏是不離「道德」的，所以他每次同女士往來的時候，常是垂着手低着頭必恭必敬地站着。聽說校長先生對於這一點，特別嘉獎他。

約莉女士聽了門房的聲音，才覺到門房還站在身旁的這一件事。真的，她受了那種無名的熱，在這一瞬間，她不僅忘記了門房，連這一刹那的自身也忘記了。然而，她即刻就回到了原態，在盒裏取出一個名片，執着筆寫了下面這樣的幾個字。

——今晚八時，請你到我的房間來談話。

約莉女士把那名片，遞給了門房，不用說，門房行了一個禮，輕輕地帶着門出去了。

到這時候，約莉女士才感到一身是輕鬆了。無論外態或是內心，都回到了清涼的氣味。她這種輕鬆，不是中了彩票，一時能得七萬，或是八萬的突然的喜悅的心情，在約莉女士的心裏，當然沒有這樣簡單。不過她這時的心境，是不容易描寫的，定要描寫的時候，可以說是一個囚人，從監獄裏逃了出來，而走到一個滿天星野的曠野裏，前有希望的引誘，後有恐怖的追來。一個囚人站在這星月的曠野的夜風裏，確另有一種輕鬆的情趣。生硬的說來，約莉女士的心裏，就充滿了這樣的輕鬆。

她再沒有看書的心緒了。仍躺在藤椅上，閉着眼睛沈默着。在她那雙微微動着的無力的眼皮上，可看出她無限的疲勞來。

從窗外射進來的陽光，不知何時，就移到書架的頂上，搖搖地，靜靜地。

二

約莉女士是民智大學的預科教授。她每週的功課，六點鐘的英文，三點鐘的文學概論。因為她在國內的大雜誌上，喜歡做幾篇小說，一般青年，都對她表示好感，因此文學概論這個課程，除了她本級的學生外，高級的學生慕她的名來聽講的也很多，並且對她所講的，都表示滿意。在民智大學一般學生的腦中，覺得她是一個有思想的新女性，尤其是女學生，更親近她。

她在國內的教會大學畢了業，到美國去住了兩年半，今年暑假回

國來，就受了民智大學的聘。民智的校長曹博士——曹鼎奇的父親，在美國和約莉同過半年學。正是離春天到紐約去，他暑假從紐約回到中國來。但是在那半年中，他們就成了朋友。聽說老博士曾寫一封長信給約莉求過婚，被約莉痛痛快快的拒絕了，那封信裏，又是責備，又是譏諷。老博士受了這場刺激，於是悲觀起來，大喝酒大抽煙，在那暑假就返國了。因此他的許多朋友，硬說他的回國，是失戀的結果。還有滑稽的友人，拿他做材料，寫出一些留東外史那樣的小說來，如『扯情書天鵝東去，失戀後博士西歸』這一篇，就是膾炙人口之作。天鵝東去，我們雖沒有時候去考證他的行蹤，但是扯情書這件事是確實的。

這是約莉的一個女朋友傳出來的話。說約莉那天接到了曹博士的一封信，以為是討論哲學上的問題——因為他是哲學博士——連忙

把那封信拆開，那知讀完了，大大的失望。在失望中還雜着三分之二的怒意，因着一時的衝動，把那信扯得粉碎了。口裏還說出帶着半讖諷半怒罵的話來。

——難怪國人看不起美國留學生的，真的，他們只能回上海去開交易所，到洋行裏去當買辦，有什麼學問，除錢以外懂得什麼？口裏能說幾句洋話，拿起筆一封中國信也寫不通，不是橫三倒四地用着之乎者也，就是別字連篇。然而他們還是不守本分，還要大擺其留學生的臭架子，看見了女子，就像餓鬼一般，擠眉擠眼的談話，半通半不通的七八頁的長信，真令人作嘔，真令人要哭……

約莉這女朋友，是很同情她這段話的，或者她也被留美的朋友糾纏過，也接過半通不通的七八頁的情書，也說不定。但是，我們借了

這女朋友的話，證明約莉扯情書的事是無疑的了。

約莉並不是現代一般的淺薄的倡獨身主義的女性，也不是高唱藝術而壓倒愛情的人。她極端地反對獨身主義，她覺得講獨身主義的人，都是自己不能大胆地表現出來，故意借着這名義來掩飾來摧殘苦惱的弱者。其次呢，她是努力藝術，然而她又同時追求愛情，她主張藝術與愛情，萬不可分離，要二者連合着融化着，才有意義，才可產出我們所追求的某物。她痛快地攻擊那般拋棄愛情，宣言在藝術裏找慰安，宣言把全生命寄託在藝術之園裏的人的淺薄。她覺得這些人，全是離了肉去找靈，離了現實去找理想，結果是寂寞，是空虛，是毫無着落。她這種思想，在她的小說裏，可以尋出一些脈絡來。

她主張雖是這樣，但是她在國內念書以及國外留學的時候，雖有許多人追逐過她，然而她從沒有追逐過那些人，就是只被人愛過，而

她沒有接受這種愛去愛過人，因此一些和她接近的少年，都覺得她有點不可思議，有的疑她的心目中是另有愛人的，有的說她的性格太冷淡情感太稀薄的，有的批評她調子唱得太高，終久會失敗的，還有罵她是擺臭架子的女留學生，回國去是要做總長或是主席的第幾夫人的。世人的風說，我們可以不去管牠是否真實，但是約莉女士淒涼的，一人到美國去，又是淒涼的一人回到中國來，這是事實。

本來她還沒有回國的時候，就接了曹博士的電報，請她下年擔任民智的課。當時她沒有應允，等到她回到國內，知道曹博士在去年冬月就續了弦的事後，才勉強地答應說：

——先試半年罷。

約莉今年二十七歲了。但是從她的面貌看，無論誰都說她是滿了三十年的人，尤其是她半笑的臉上，從眼下到鼻孔兩旁那小小的一塊最

易顯出她失了青春的輕輕的紋路來。這大概是她從小就飽受風霜，兼以讀書太勤苦的原故。但是從全體批評她，可以說是一個完美的女性，無論是頭髮，眉毛，眼睛，鼻子，嘴唇，都位置得非常妥當，就是濃淡，厚薄，彎曲，角度，也很相宜。最可驕傲的，還是她那雙亮晶晶的有力的眼睛，在她身體的各部分，就是全失了青春。但在她這有力的眼光裏，仍保持着一個人最高貴的青春的紅艷。至於她那突着胸部又是神氣又是大雅的走路的姿態，或者是在留學期間，受了歐美人的影響，關於這一點，未出過國的學生，就是穿起洋服，穿着高底皮鞋，故意去模倣的時候，總比不上她那樣的自然。所以望着約莉女士的動的背景，確另有一種動人的風韻。不僅男學生是這樣說，就是女學生們，對於約莉先生走路的姿態，也是同聲贊美的。有些自命爲新女性的小姐們，竟暗暗地模倣她的步伐。

約莉女士初到大學來教課的時候，心裏是時時感着驚恐的，她總覺得自己太年輕，太淺學，不料只教了兩禮拜，就大大地得了學生的信仰。在前面說過，她教的文學概論那個課程，不僅是本科的學生，就是高級的學生來聽講的也很多。這種事，不是能勉強的，非先生有一種使學生發生興趣的魔力不可，就從這種魔力，樹起堅定的信仰來。想誰也知道，教授們能夠得學生的信仰，是一件最快意的事。

她對於學生給她的信仰，雖是意外地感着愉快，但是與她的生活的各方面，並不發生任何的影響，使她的生活起了波動的，還是她認識了一個學生，率性說是愛一個學生罷。

一個這樣有思想有身分的教授，隨便地傾心一個學生的事，這稍稍有點出人意外的驚奇，但是事實確是這樣的，並且這件事，一月來，極端地使約莉女士苦惱着，計劃着。

寫到這裏，無論誰想也知道這學生，是寫前面那封信的曹鼎奇了。因為校長曹博士，就是他的父親，所以同學們，都叫他做皇太子。

約莉女士爲什麼獨愛這皇子，就是她自己也不能解釋，她覺得他有一種力，能使她的精神彷徨，苦惱，顫動，微笑，見他與不見他，都使她感着極端的不安。沒有見他，時時戀着他那影子，一見了面，又卽刻地想避開。在她的腦裏，充滿了矛盾，羞愧，希望，熱情……

她除在課堂裏見他一面外，並沒有另外同他談過話，無論在思想，性格以及他方面，雙方不用說都是隔膜，不知道爲什麼她在教室裏留心他一次以後，就熱烈地愛着他了。因此約莉女士對於從前反對過的，無論男女，不能以眼光一射的滿足，就捧給對方以愛情的事，她現在覺得可以成立了。所以有一次幾個女學生問她，一對不認

識的男女，就憑秋波的一轉，能否發生真實的愛情的這問題，她毫不懷疑地說：『從這一點延長下去，就是愛情，就是夫婦，就是孩子；』

『不過她對於「秋波」這兩個字，表示有修改的必要，她覺得「秋波」雖是藝術，被中國舊文人用濫了，現在總難免有點輕浮，因她絕不承認她對於曹鼎奇的態度是輕浮，是淺薄，……』

講到她有一次留心曹鼎奇的事，也稍稍有點趣味。不知是那一天了。正是上午第二點鐘的英文課約莉女士叫學生站起來，答覆她問他們的問題。她把問題講完了，低着頭照點名簿上，叫了曹鼎奇這名字。她一抬頭，站起來的是一個這樣的美少年，眉清目秀，衣帽整齊，望去就感到他是一個英氣勃勃的男子，在這一級中，真好比雞羣中的一只白鶴。約莉女士不覺地連望了他幾眼，她覺得有點意外，爲什麼天天上課，到今天才叫過這可愛的學生，曹鼎奇這名字，當時就

在她心上來去了好幾次。

不幸的曹鼎奇偏沒有答出這問題，望着自己最敬仰的先生，好像失了自尊心的一般，滿臉泛出薄薄的紅潮，在他這一刻的表情裡，是慚愧又是驚恐，然而他這種表情，現出他所有的柔媚來，這柔媚打動了迷住了約莉女士的心，在她的眼裏，似乎還是第一次看見這樣使她心愛的男子，這種情感，立刻通過了佔據了她的全身，於是她怎樣要擺脫也不能擺脫了。

她見了他這種情急羞愧的態度，立刻生出愛護的心來。叫他坐下，自己很詳細地講解那問題了。在講解中，又乘間地偷看了他幾次。

第二天第三天上課的時候，她再沒有問過這學生，但是這學生自己，似覺先生和學生們都在恥笑他，因此老是低着頭，無論前後左

右，都不敢望一望。在約莉女士呢！以爲這學生看透她愛他的內心的祕密，因此老是低着頭，來拒絕她的眼色。這一點，她下了課後，仍是這樣懷疑地感着不安。幸而過了幾天，曹鼎奇的態度，回復了原態，先生才安了心。至此以後約莉女士只問曹鼎奇一些最容易的問題的那件事，除她自己以外，無論何人，就是曹自己——也是一點沒有感覺到的。

就是這樣，約莉女士一天一天地片面地熱愛這學生了。一天不見他，她就悶得發慌。似乎在她的心弦上，感到被什麼敲着的不安。有一次他在英文課上缺了席，她足足感着終日的疲勞與苦悶，還雜着一種恐怕他是病了的擔心。後來間接地知道他是同青年會比賽網球去了，她才安心去預備明日的功課。

這樣說來，約莉女士在民智的教課，在她過去的二十七年平靜的

生活裏，確實起了一個大大的波浪。這波浪能使她的生活上進，也會使她的生活沉淪。她平日也會當着可愛的又憂鬱於現代生活的青年男女，痛快淋漓地演講過青年之路，和人生的意義與價值那樣的題目。到今日，她自己也會覺得飄流在無邊的大海中，四處是烟霧，四處是波濤，怎樣的用力去尋找，也辨不出方向來。想起以前當青年講過的青年之路的言論，現在有點茫然了。

但是，約莉女士雖說陷到了這苦悶的環境裏，曹鼎奇仍是和從前一樣，絲毫也沒有覺到他最敬仰的先生在爲他顛倒，彷徨，哭泣與歡笑。然而約莉女士這種憂鬱，比一般的戀愛，是要深一層困苦一層的。所以她那天忽然接到了曹鼎奇的信，感到極端的願見然而又不願見的不安。

晚飯後，約莉女士化了一下粧，這是她飯後照例的工作，若定要疑她是因為要和曹鼎奇會面而化粧的，未免有點輕視約莉女士。但是她飯後——尤其是晚飯——從來不擦胭脂，而獨有今晚在兩片嘴唇上，薄薄地抹了一線嫩紅的事，這一點是令人可疑的。

深秋的夜晚，已經有令人感到火爐可親的寒意。在約莉女士的房間裏，從前天起，學校裏已預備了一個小巧的火盆，白晝有陽光，還不感到火的需要，一到夜晚，女僕就升起熊熊的火來。本來在西洋留過學的約莉女士，也就不大高興這又煙又灰的不文化的火鉢，然而在學校方面，對於女先生確是另眼相待的了，由這一點，也可以想見曹博士，對於約莉女士，到現在仍是很關心的，不過在約莉，沒有覺到

罷了。

那晚到了八點鐘，曹鼎奇果然來了。在見面這一瞬間的內心的情緒，雙方全是兩樣。學生呢，是抱着一個難解決的問題，來請教自己最敬仰的先生的一種單純的情感，先生的情感，是由單純而複雜而變化而矛盾了。這種變化的情緒，使她在那一剎那失去了平日的鎮靜，稍稍現出一點倉皇來。

學生坐在隔火盆稍遠一點的書架旁的小椅上，端端正正的態度，使得對方也不得不跟着莊嚴，約莉女士坐的是一張墊了綠絨的西式椅，這椅正靠着火盆。火盆熊熊的火花，使她的全身都發起熱來，她剛將椅子移開到書棹的附近的時候，鼎奇開口了。

——對不起，今晚要打擾先生了。

——這算什麼，有什麼問題，學生同先生應該常常在一處討論，這

種討論，比在教室裏講五十分鐘有益得多，學生和先生是不許有隔閡的。

約莉女士雖說很快地這樣答覆着，總有點討厭「先生與學生」的稱呼，然而自己又不得不稱自己做先生，又不得不裝着先生態度，這一點在她當時的心裏，十分地感着苦惱。

——我早就想來請教先生，因為先生是我最敬仰的一人。先生確是能解剖現在青年的煩悶而加以指示的。像我這樣煩悶而彷徨的青年，社會上不知有多少。獨我能得着先生的指導，我覺得很榮幸。

——學生對於先生，用不着太客氣。我很慚愧，我不能像你說的那樣有指導青年的能力，因為我自己還是剛跨出學校的門，走進社會來的一個不識路的旅客。不過我能有一分力量能援助苦

閱的青年人的時候，我絕不吝惜這力量。你有什麼不能解決的問題，請你說出來，不要客氣。

約莉女士今晚的態度，確有點不自然，在自己愛人的眼前，要裝着莊嚴的態度，這確是一件滑稽的事。然而在這種莊嚴中，仍是忘掉愛人，時時想偷看愛人的眉毛，眼睛，鼻子……更使她不安的，還是她內心的波動，假使環境要容許她的時候，恨不得把這燈下的美少年，雙手抱住，痛痛快快地接個吻。但是，這學生聽了先生的話，更胆壯起來，稍稍移動了一下椅子，不容氣地講他自己苦悶着的問題了。

——我有一個表姐，叫做徐德昭，今年暑假在女子師範畢業了。我因為母親死得早，小孩子的時候，就在外祖母家裏住着，表姐比我大四歲，今年二十五了。不用說我們從小就一起讀書一起

頑，在這些兄弟姊妹中，從小時到現在，只有她和我的性格合得來。不要再詳細地說，想先生也知道我們是互相愛着了。我原來想等父親從美國回來，就解決這問題的，不料父親從來就不歡喜這表姐，因此堅持着不許，他唯一的理由，說是在文明的美國，沒有女子大丈夫四五歲的。至於我的舅舅，他並沒有特殊的意見，完全以我父親爲轉移，因爲父親是一個博士，他們都是相信博士的。我常同父親交涉，有時是哀求的，父親一點也不感動。在暑假中我和他大吵了一次，他差不多要拿手杖打我了。最後他說了：『你再不聽我的話，請你回雲南去。』他並且寫信給舅舅，要舅舅應允表姐和一個姓王的訂婚，這姓王的是父親的學生，是父親自己作介紹人。可是表姐……：

他剛說到這裏，想去喝一口茶，似乎很奮激的額角上現出青色的

筋來，因為他正坐在白的電光下，約莉女士本來就很銳利，加之他的額上泛出一層紅熱，因此那青筋，現得格外明顯了。約莉女士聽了他的話，很同情他的心情和命運似的，在那一刹那，或者忘記了他是自己的愛人，也說不定。因為在他剛一停口預備喝茶的時候，她就急問了一句；

——可是表姐怎樣呢？

——表姐雖說是那樣的愛我，但是她總覺得她的年紀大了，自己有點不好意思似的，因為父親說過，我太堅決了，就叫我回雲南去，表姐很愛我，她不願我因她而致於失學，她最近同我說，「你忘記我罷，你是一個這樣年青這樣有為的少年，你會找着比我好幾倍的女子的。不能因我誤你的前途，更不能因我這樣的姐姐，你有你的青春呢！我現在除表示贊成同王家以外，再沒

有可走的路了。你忘記我罷，雖說我到死也不能忘記你。……」

這是表姐在最近一壁哭一壁對我說的。我當時聽了，心裏痛得好比刀割，恨不得拉着父親同父親決鬪去。最後，我同她說，就是要死，要死在一堆罷。先生！現在我們是到了最險惡的窮途了。

我想，現在只有兩條路，第一條是犧牲自己——就是犧牲愛情——其次呢是犧牲父親。先生！我們都是憤熱的青年，要我們壓制着火熱的轉動的血輪的事，在青年們是不行的。所以第一條路犧牲自己，我是做不到，我沒有表姐，我情願死，這一點從先生的眼光看來，或者是人類的自私罷。但是我個最普通的人，是免不了這自私的。因此，現在我決定要家庭革命了，據先生的意見，我還有什麼路走沒有？

鼎奇說到這裏，比以前更興奮了。有時竟帶着嗚咽的聲音，約

女士對着這純潔青年的哀訴，大大地生了感動。

——你這問題，還是雙方都顧全的好。……

——我現在還要問先生一句，一個二十一歲的少年，不能愛一個二十五歲的女子嗎？

——真有愛情的時候，當然可以。……

約莉女士說了這一句，即刻覺到這句話，好像是自己辯護的一般，連忙低下頭去，望着那火盆。

——據先生看來，我現在應該怎樣辦？

——假使你和表姐倆個，雙方都到了非愛不可的程度，自然你們應該訂婚，另外想法子去疏通你的父親，這是比較平和的一條路。

——我也是這樣想，我今晚來的目的，就是想請先生到父親那

裏，替我們疏通一下。若能得着結果的時候，我和表姐永遠不忘記先生是我倆愛情結合的聖者。我知道父親，是很尊重先生的意見的！……

約莉聽了這句話，立刻現出驚疑來，她想，他父親寫信給自己求過婚的事，他也知道罷，不然，他決不會說出這些話來的，然而他的態度，是那樣的誠懇，又是那樣的悲哀。兼之，她在前面當他說過「只要有幫助的力量決沒有不盡力的」話，所以對於他這種請求，自然不應當面拒絕。

——我可以去說說，我想你父親，總不致於像你說的那樣固執罷。

——只要先生願意去說的時候，父親或者也有轉圓的餘地。先生這樣慨然地允許，這樣給我們多量的同情，不僅我，就是那可憐

的表姐，也是要深深感謝先生的。

約莉女士稍稍有點說不出話來，臉上的表情，比以前明顯了些，在曹鼎奇看來，以為先生也在感着這問題的困難，在苦心苦慮地計劃着，或者是自己說話太多，先生有點感着厭倦了。然而先生仍是努力地裝着鎮靜，她想什麼感情，都要壓到最深一層去，暫時不讓牠在表情上顯露出來。

——我可以去同你父親說說……

——這全是先生給我們的援助與同情！

鼎奇很端正地站起來，行了一個禮，出去了。約莉女士望見他的背影，一步一步地離開，她立即感到一種無名的損失，這種損失，一瞬間擴大了她心靈的空虛。她剛欲站起來，從門外的庭院，吹來一陣

冷風，使她忍不住的打了一個寒戰，在她的眼下，這間溫美的房間，
即刻變成了荒涼的沙漠。

這時候，約莉女士深深地體會到深秋靜夜的寒意了。

四

鼎奇走後，約莉女士的腦裏，生出各種各樣的幻影。她真是第一次，感到她命運的悲哀。她很明顯地意識着，在她的全生活裏所缺少的，就是越過死與死的恐怖以上的愛惜了。就是鼎奇和德昭所苦悶，所追求的，也就是這愛。人類沒有這愛，人類會變成沙漠中的木石，枯燥得一點味也沒有罷。無論藝術，無論宗教，把愛這東西抽去，將變成一種怎樣沒有趣味的東西罷！她以前讀三姊妹這個劇本的時候，

裏面有句話，『上帝因爲愛情，才生出不同的男女。』她當時覺得這俄國文人，寫得太滑稽了，到現在她不僅不覺得滑稽，對於這文人能寫出世人的苦悶時期的心理來，這正是文人的深刻。自己呢，正陷落在這苦悶的時期，稍稍望見一點愛的微光，這點微光，又將從煙霧中漸漸的消去，並且消失這微光的鍵，又握在自己的手裏，用自己握着的這鍵，去左右自己的生活，去擴大自己的空虛與寂寞，這實是人世中一件最苦惱的事。

鼎奇對於表姐那樣真實的態度，在約莉女士眼裏，更覺得可愛，更覺得他是一個有熱情的少年。她現在所追求的，正是這個男子，除這男子外，什麼人也不能驅逐她的寂寞，填滿她的空虛。但是，現在的事實很明顯，這個男子一步一步地在向她離開。

使她稍感着有點驚奇的，是那個徐德昭，有什麼魔力，能使這個

這樣活動這樣溫柔這樣美的少年，爲她顛倒爲她死。他既能愛二十五歲的表姐，就不能愛二十七歲的自己嗎？自己的性格，容貌，思想，態度，……爲什麼不能打動他的心，爲什麼不能使他爲自己顛倒爲自己死呢！

約莉女士想到這裏，若是有機會，恨不得就去訪訪徐德昭，看她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物。她又想，她——德昭——大概是一個最風流最嬌艷的女性罷，她持着這風流與嬌豔，來迷住這少年，來佔有這少年的青春。若真是這樣，那萬萬不能贊成他們這次的事，就憑着先生的資格，也有干涉的可能。真以風流與嬌豔來引誘男子的女性，在我們女子中，是敗類是賤婦，我非破壞不可，不僅要干涉要破壞，並且對這種女性，我還要嚴厲的責備她，我認爲這是我的責任。

她不覺的大大的憤激起來，想立刻把曹鼎奇叫回來，教訓他一

頓。一個青年的男子，初次同女子講戀愛，雙方都要謹慎，都要互相觀察，若是像遊戲一般的，隨一時的衝動，就把全身捧給對方，這就是悲劇的開始。只以先生的地位來說，也決不能望着這般沒有一點人世經驗的青年，來演這動搖全生命的悲劇。

這種想像，立刻使約莉女士見出自己的卑鄙來。她覺得她所有的猜忌，卑鄙，陰謀，自私，全在這一剎表現出來了。她立刻自責起來，自責不應該這樣猜想徐德昭，更自責自己想去破壞他們這次的事的卑鄙。然而她又不能平心靜氣地就讓這愛人離開，她的心，是矛盾，是衝突，是苦惱，是燃燒……

她在床上翻來覆去，想到她的命運，想到她的青春，想到鼎奇和表姐結婚以後的幸福的家庭，又想到以前愛過她的那些男子，最後想到的，是曹博士那封長信……到兩點鐘，始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早晨起來，約莉女士稍稍感覺一點不舒服，然而也說不出具體的病來，不過頭有點昏，神經有點亂，全身有點感着疲勞而已。於是在學校告了一天假，想借這一天好好地休息一下。她想，無論如何，不要就這樣萎靡下去，從明天起，要振作精神做事。至少要不讓這內心的苦痛，在表情上顯露出來。

上午在房間裏坐着，想借名人的作品，來解悶，不知怎的，到了今天，無論是誰的，無論是小說或是詩歌，全沒有一點趣味，在一點鐘內，換了四五冊，到底仍是沒有澈底地讀完過一篇。並且在小說裏描寫的，在詩章裏歌詠的，似乎都與她的運命有關，似乎都在嘲笑她的青春的消失，最後她讀到夏芝（*Yates*）那首短短的失戀的哀歌，立刻感到屠氏描寫的那老婦人，那黑的墓穴，那暴風雨，那人間不能逃開的命運，都向她的身旁襲來，最後在她的眼睛底下出現的，是轉動

的房屋，是黑水的汪洋，是無數的髑髏，是露牙的魔鬼。……

她哭了，暗暗地輕輕地哭了！

二十七年來，她第一次感到這樣無法安排的苦惱，似乎能使她的生命動搖。

午飯後——本來就只吃了一點點，在床上躺了三點鐘。起來梳洗了，太陽已經偏到第三株柱上。她望見這沒有一點生氣的陽光，立即感到自己生命無力的恐怖來。在房屋內再也坐不住，連忙走出宿舍，跳上到世界公園去的電車。

到公園，已是五點半了。薄暮的斜陽，把這公園顯出陰沉來。——或者是約莉女士看着陰沉罷。因為還有幾對愛人，正在斜陽的樹下，在拍手唱歌呢！——真是深秋了，雖說還有些野花，但是樹都零落了，草地也全變了病的顏色，這春日曾燦爛過光明過的公園，現在

受了秋神的威力，現出老大的遲暮的背景了。

約莉女士望見這些景色，深一層地搖動了她的心情，她想一個人得不着自己心愛的人，人生還有什麼意義，緊張的生命的弦，豈不是就這樣慢慢地弛緩下去。她到現在，才覺得「愛情是強於死或死的恐怖」這句話，是道破了人的內心。

她一壁慢步着，剛要走出一條常綠的矮林，要到一個亭子近旁的時候，不料坐在那裏的曹鼎奇一眼瞥見了他的先生，即刻又是溫和，又是笑臉地步下亭來，不用說，先生是一點也沒有注意到。

——先生！一個人來能嗎？

約莉一驚的抬起頭來，見鼎奇站在她的眼前，在那最短的一瞬間，她毫不疑的這一定是幻想的影子，正在躊躇與驚訝之間——當然是一剎那——鼎奇又問了一句。

——先生一個人來的嗎？

——是的，一個人！

——今天請病假，病好了嗎？

——沒有什麼大病。

——恰好表姐今天也在這裏，先生願意見面嗎？她久慕先生的名，常常要我介紹給先生做個學生。她就坐在那亭子裏，那裏有清茶，先生去休息一下怎樣？

約莉女士聽到他這些話，心中立即衝突着。「不見罷，見了更難爲情。見一見又有什麼要緊呢？看她到底是那樣的人物，使鼎奇那樣顛倒」。她正在躊躇着還沒有說出話來，鼎奇已在前面引路，不覺地她也跟着走上那亭子了。

不用說，鼎奇很誠懇地互相介紹了一遍。德昭一見這先生，不

肅然地生出無限的敬仰來。她覺得什麼也不懂的自己，站在這樣可敬仰的先生的眼前，只顯得自己是一個淺薄的孩子。在約莉先生呢，她一見這表姐的溫存的態度，樸實的服裝，動人的聲音，可親的面貌，對她生出無限的愛憐來，她想，這才是她理想中的新女性。再一想到昨晚上疑她是以風流以豔嬌來引誘男性的下等女子的時候，良心用力地責備着自己，恨不得跪下去，請表姐恕她。

他們一面吃茶，一面談閒話，鼎奇今天特別高興，滿臉堆着微笑，一掃昨晚在先生房裏談話時候的陰影。至少在約莉先生的眼下來，是比昨晚更可愛了。

由閒話又談到他倆的切身問題，鼎奇向着德昭說。

——表姐，你要深深地感謝約莉先生，我們的事，先生全知道，先生是我們的救星，是我們的愛的保護者，你有什麼話，儘管對

先生說。就是說錯了，想先生必能原諒的罷。

德昭連忙站起來，向先生行了一個禮。

——先生！我是一個最悲苦的人，我是一個弱者，我除了愛以外，我什麼都能犧牲。要我否定愛，我先得否定人生。所以我無論如何悲苦，無論如何微弱，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要追着這愛的，與其沒有愛而生存，不如跟着愛而死滅。但是我又知道，我的青春在凋謝了，然而，在我的青春還未死盡之前，我還是要爲着愛爲着青春而奮鬥。並且鼎奇現在還沒有因我的青春凋謝了而棄我……

德昭說到這裏，竟哭出聲來，約莉先生連忙安慰她，鼎奇呆呆地望着，似乎在沈思什麼。

——不要這樣悲傷，我總替你們盡力。

——先生能夠救我們這兩個可憐的無知的孩子，我們除拿出血的心來感謝先生以外，再就只有熱的眼淚了！先生！不要棄掉我們！不要望着我們沉下去。

德昭哭得更傷心，自己又覺得太唐突了先生似的，立即拿出手巾來拭臉。德昭每一句話，都敲在約莉先生的心門上，使先生感到好幾層的悲傷，曹鼎奇故意調和這空氣；帶着哀求的聲音。

——不要哭，我們還是求先生到父親那裏去疏通，先生也說，只有這一條和平的路。

——是的，我總替你們盡力，今晚上去試看，我想，你父親總也不致於那樣固執的罷。

.....
陽光沉得沒有一點兒影子了，一羣一羣的暮鴉，從空中飛過，遊

人漸漸稀少了，半輪月影，早已掛上天邊，暮色已佔領這園的全部了。

約莉女士就在這暮色中，坐在洋車上，帶着受了傷的心，悠悠地回到學校去。在她各種各樣的心情中，使她感着稍稍有點愉快的，德昭是一個忠實的可愛的女子。

五

一禮拜後的一個晚上，這是多麼光明多麼豐美的一夜晚啊！

爲曹鼎奇與徐德昭的訂婚，曹博士一面因爲避開干涉兒女婚姻的罪名，一面也是尊重約莉女士的勸告，稍躊躇了一刻，就允許他的兒子這次和德昭的婚事了，並且帶着笑地對約莉先生說：

——先生這樣熱心，那末就請先生作介紹人罷。「熱心」這兩個字，立時像利刃一般地刺透了約莉先生的心，然而處在那樣的環境裏，對於這介紹人，就是想推辭也不能推辭地承認了。

曹博士對於兒子這次的訂婚，能得着約莉先生作介紹人，他感着特別的高興，他因此對於這件不滿意的事，反大大地生出興致來。要在太平洋俱樂部，開大茶話會，舉行鄭重的訂婚禮，都是曹博士自動着計劃的事。

因為曹博士是大學的校長，這次是校長的公子訂婚，加以博士又有這好的興致，他的一些好友，還有一些拍他的馬屁找飯吃的人們，都是笑容滿面地去道賀去湊熱鬧。在老了的博士的臉上，從繃紋的笑容裏，現出無限的喜悅。關於招待和佈置的瑣事，是鼎奇自己負責最多，但是桌上的三瓶鮮花，是德昭親手插的。這一點使博士對於德昭

生出幾分愛意來。

開始由曹博士報告開會的宗旨以後，隨卽就是曹鼎奇站起來，宣告他們這次訂婚的經過，最後說：

我們所有的光明，幸福，全是約莉先生一手賜給我們的。我們在感謝雙方的父母允許我們的寬大以外，最不能忘記而得深深的感謝的，是約莉先生的援助與同情。由先生一手，造成我們這樣幸福的環境。不僅我倆，就是諸位先生諸位朋友，能夠今晚有聚在一處吃點心的機會，（大家都笑），也不得不感謝約莉先生。我相信，不僅我倆是愉快，是光明，我相信約莉先生今晚望見我們這樣圓滿的結果，也必是很愉快很光明的罷。

諸位先生諸位朋友，今晚的燈光，爲什麼這麼明亮呢？今晚的鮮花，爲什麼都在微笑呢？我今晚因爲太愉快，心裏反而紛亂

了，說出話來，沒有一點層次，請各位先生朋友們，還是聽約莉先生的演講罷。我想介紹人，一定有許多新奇的意見，指示我們的。

鼎奇剛一坐下，接着就是一陣大大的掌聲，由這些熱鬧的掌聲，可以知道來賓是如何歡迎約莉女士的了。老博士站起來說——介紹人演講。在他說出這五個字的時候，兩片厚唇，現出一線微笑，同時那雙老了的眼睛，對約莉女士瞟了一眼。在博士是裝着敏捷的，然而那眼每落在對方的身上的時候，是遲鈍極了。不僅旁人都感到了這遲鈍的眼色，就是約莉女士自己，也爲這眼色的一刺，立時感到全身微微顫動了以下的不安。

約莉先生正在遲疑與不安之間，又是一陣鼓掌聲，這一陣聲音，像一種力量似的把她推動着站起了，在站起的那一瞬，瞟了鼎奇一

眼。但是她這樣的一瞬，比曹博士的眼色來，就靈敏多了。並且在轉眼的一瞬，還射出無限的忌妒和自悲的光影來。

——今晚我能參加這個盛會，並且我還是介紹人，我覺得很榮幸。至於曹君說了許多客氣話，倒反使我感着慚愧。因為今晚這個會，是建築在愛情的基礎上的，假使他倆沒有這深厚的愛情，無論我怎麼盡力，也不能造出這對愛神來。我不過在這愛的隔離之中，稍稍牽引了一下，我認為這是我的責任。人間最高貴的是愛情，也可以說因愛情而存在着人間的事。屠格涅夫說過，*By love, life holds together and advances.....*

她說到這裏，停着，想去吸口茶，坐在右旁椅上的一位救國文的老先生，聽了她說洋話，很不高興，乘氣地摸了一粒香蕉糖，送到口裏，對隣坐的老書記私語一般地說：『一個中國女子，爲什麼要說外

國話。』不用說，不僅約莉先生，就是這些人，也都沒有注意這老秀才動了怒。約莉先生吸了一口茶，繼續說。

——愛情這東西，最怕的是隨一時的衝動，沒有深深地觀察與了解。我敢說，徐君曹君這次的戀愛，是經過了無窮的波折，而得着最後的結果，由這種了解的奮鬥的結果，他倆的生命因此而連合，而進步，而幸福，而光明。我再沒有多的話說，我誠懇地慶祝他倆因愛的勝利而更努力地奮鬥，就以這愛作基礎，將來在社會上，做出許多於人類有益的事業來，我想，在座的諸位先生，也必同樣慶祝他們的罷。

約莉女士坐下去，大家都鼓起掌來，曹博士也興高采烈地在附和着，拍那雙老了的三板。約莉女士一抬頭，望見秩序單上，還有徐女士報告戀愛經過，來賓演說，茶話，餘興等，她自己剛剛這一段話，

使她的腦裏，又昏，又熱，又沉重，在這樣雜亂的會場裏，她再也坐不住了。最使她難安的，是徐女士那副驕傲的微笑的臉，似乎徐女士故意在她的眼前，做出種種的怪樣，嘲笑世間的弱者。約莉女士立時懷疑起來，爲什麼今晚的徐女士，全失了那天在公園的樸實，溫存，與可親可愛的態度！

約莉女士即刻同主席說明，她因病不得不早點退席的苦衷——本來她這幾天在學校裏，也是常請病假——曹博士很抱歉的親送至門外，不用說，鼎奇和德昭，等着先生坐上車子，才回到會場來。

約莉女士坐在車上，從河邊慢慢地走過。她眼前的東西，似乎都在崩壞，河水，燈光，屋宇，就是高遠的天空。

一陣冷風，從河面上吹來，她伸上手去，想去理理被風吹亂的短髮，不覺地在眼角上觸着一滴眼淚，到這時候，她才覺到自己在這夜

的深寒與夜的寂寞中，是在哭泣了。

——這眼淚是什麼呢？是我凋謝了的青春罷！

她這樣想。

車子仍慢慢地，在河邊走着！

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寫完



车子慢慢地 在河边走着。

戒

指

從廣島車站，坐三十分鐘的電車，就到了市外的已斐。下了車，順着右手的街道走去，——這街道有一種清淨的古代的情味，街的兩旁，常有幾百年的蒼老的古松——到了花園入口，再向左手轉灣，越過鐵道，地勢就漸漸高起來，曲曲折折地經過幾家小店的時候，得有一條山路的入口。這山路的形勢，就好像一個倒放的小長頸的花瓶，通過這長頸的小道的時候，會有一個寂靜的空曠的山谷，在你的眼底出現來，這山谷正好是那花瓶的本部。

這山谷的地勢很高，爬上山去，可望着廣島市的全景，青綠一線的字品半島，煙霧迷漫的叢島，是自然而又悠閒地映在眼中的，每當

晴天傍晚，血紅的夕陽，將要沈往海底去，而又放出最後有力的晴光，映着波紋蕩漾的滿潮的海面的時候，這種雲霞同水色打成的一片，是要親到這山頂上望過的人，才可領略這景中的真味的。

充滿這谷中的，山上除了青松翠柏以外，多的是柿子樹，每當秋深，滿山都是垂着金紅色的果實，望去，確另有一種情趣。山下都是花地，不要說春天，也不要說秋日，就是雪片飛舞的嚴寒冬日，火紅一般的山茶，含苞未放的梅蕊，也在靜穆的清麗的放出嬌羞的顏色或是醉人的清香。至於春日的櫻夏日的蓮，秋日的菊，每當滿開的季節，放眼望去，真令人分不出濃淡來。

山巔上，有幾條小瀑布，流下水來，成了一條小小的溪澗，這溪澗水流着的涓涓的水聲，從這花瓶的長頸過去，流到山下的川裏，每當深秋的靜夜，山上的小教堂敲的鐘聲，靜靜地過去的時候，再在清

寒的月色中，細聽這有高低又自然的音調的溪流的時候，令人感到這谷中，充滿了一種清麗的詩意。

在這山的周圍，像晨星散着一般地，建着幾棟優美的別墅。有的在右面的山腰，有的在左方的山頂。有的隱着在樹叢的後面，總之，她們的位置，與這山谷調和得非常相宜。站在山的最高處俯着一望的時候，就感到好像在一幅深山密樹的畫圖裏，點綴幾家寒舍那樣的風味來。

這幾家的主人，都是退職的顯貴的軍人。因此，這附近的居民，都叫這裏做軍人谷。有了名有了利厭棄世俗的繁雜而退隱在這谷中的軍人們，建着高樓小閣的幽雅的房屋，帶着兒女住在這裏，無論誰也會想出他們生活的美滿來。一個人在寥寥的靜夜，安閒地從山下走進谷裏去，在曲折的小路上，除伴着的涓涓的溪流以外，在這水聲裏，

從山頂上，不知是那一家別墅裏，因悠悠的夜風，還送出清清的鋼琴聲來，再走近一點，小姐們的歌聲，男人們酒後的笑聲，在這靜寂得死了一般地的夜裏，悠悠地響着。無數的光華燦爛的電燈，在這靜處的谷裏，驅逐了夜的黑暗的恐怖。

在谷的前面山堰上，另有一棟破爛的小家。這小家同這些別墅並列在一處，現出兩個極不同的世界來。不要講到主人的身分，就是在電燈那樣普及的日本，這小家，還沒有用過四角錢一月的電光。他們用的，還是明治時代通行的煤油提燈。因此，在隣家光明燦爛的夜晚，這一家，是黑暗，是死了一般的靜寂與陰森。

這小家的主人，是一位六十五歲的老婆。還有一個叫做秋子的中年婦人，同一個生下不滿一歲的孩子。這窮寒的小家，除了這三個人以外，就只有破爛的牆壁了。

講起這老婆的歷史來，是很簡單的。他在四十年前，同一個男子在東京結婚了，在初結婚的幾年，男子也曾熱烈地愛過她，後來，這男子變了心，虐待她，苦惱她，終久，是棄她了。在那時，她生的兒子，已有兩歲。

她一點也不變心，雖說她是那樣的窮苦，她把將來一切的指望，都放在這孩子身上。當時雖有許多人勸她再嫁，她決心拒絕了。她雖不懂什麼人生哲學，什麼精神戀愛，她覺得把自己這一生獻身到勞働上去，用自己的氣力，得來的一點血汗，來養活這一個孩子，並不是不可能的事，只要有這孩子，她的生活不限定不能平安地生活下去。受了男子的欺騙，再歸到男子的懷中去，在當日她的心裏，認為是一種大侮辱，同時她覺得是一種厭倦了的事。

她帶着孩子勞働了許多年，腰裏稍稍有了一點儲蓄，兼之孩子也

長大了。在那時，她的心裏是充滿了喜悅的，她覺得這樣養活自己，這樣養活小孩，比全靠一個男人去生活的事，有意義得多，一件衣，一頓飯，都是用自己的手足得來的酬勞，在她覺得是一件最值得向人間誇耀的事。

四十五歲的那一年，她避開了東京的繁華，來到鄉村的廣島了。那時，她的兒子已是十八歲的壯年。她因兩位親戚的介紹，認識這人谷中的叫做森岡的一家。森岡主人，憐憫她，同情她，最後同她說：

——你的兒子已經成人，你以後可以輕鬆一點了。你若是願意，與其替人家當女僕，不如就在這山裏，帶着兒子，替我種着這塊山地。每年的花草和水菓，我想是可以養活你們兩人的。

.....

她得了這位主人的厚遇，於是就確定她的職業了，她將她十幾年來儲蓄的一點銀錢，分出一部分來，在那山堰上建了一棟小小的家。兒子呢！每天是栽花種菜，培植果樹，母親呢，晚上把花剪下來理好，放在担子上，第二天早晨，一聽見山頂上小教堂六點鐘的鐘聲一響的時候，她就爬起床來，用冷水洗了臉，挑着花担子慢慢地走下山去。無論是寒暑，無論是陰晴，只要她沒有重病，她是每天必去的。因此附近的人，都叫她做賣花婆。

『早呀！賣花婆！』當早晨有一二個工人在路上碰着她同她點頭的時候，她也說一兩句應酬話，就昂然地挑着花担走了。

從谷中走下山去的小路的旁面，零落地也有幾家房子，這房子的婦人和孩子們，不用說都是認識她的。每當她早晨挑着花担叫着「紅菊，黃菊，波斯菊」走過的時候，那些婦人們就連忙逼着孩子起來，

知道時間不早了。自己連忙開着門，用一兩個銅板，買一束鮮花，帶回來，插在桌子上的瓶子裏，於是，那老婦人帶着滿臉的笑容，一面喊着，一面慢慢地走下山去。

——好鮮花呵！紅菊，黃菊，波斯菊。

回來陪了兒子吃過中飯，又挑着花担出去了。總要到下午太陽偏了西的時候，她才挑着空担子步回家來，拿着一日所得三四角錢的花資，抽出一部來，買點米，買點油鹽，有時也買一兩條小魚，回來做一頓豐美的晚餐，同兒子吃一個大飽。

這樣單純的生活，她感到極端的滿足。她眼看着兒子一天一天地長大，一天一天幫着她做種種的工作的時候，她常常一個人露出微笑來，這種出於心坎深處的微笑，可以看出她是人間勝利者的面目來。就是兒子，似乎也了解母親從艱難困苦的環境裏奮鬥出來的苦惱，對

於母親，是順從，是敬愛。母子的生命，互相調和互相結合起來，不感着缺陷地長此生活下去。

這種簡單的生活，十幾年來，沒有變過。每天挑着花担出去，下午賣幾角錢回來，這種生活，在這老婆的臉上，從沒有現過厭倦的表情，在她的心裏，也沒有起過厭厭舊喜新或另找一件比較前途有望的事來幹一幹的念頭。

五年以前，她正是六十歲的時候，隣居的婦人們都勸她：

——賣花婆婆你這樣老了，你再不要賣花了罷。你兒子一個人作工，就夠你吃夠你穿的了。

她聽了他們的話，她一面笑；

——我還行呢！我們這樣的窮人，一天不死，一天是要動的啊。我動了幾十年，教我坐在家裏，我反像生了病一般的難過呢！

兒子，兒子身體弱，反比不上我呢……

她每逢人家談到老的時候，她總是這樣回答，兒子呢！看去也有點不過意，覺得自己被母親一手養大，自己成了人，不僅不能使母親過點幸福的生活，到了六十歲，還要幹這種每天挑着担子跑下山去叫賣的辛苦事，兒子想來，是感着心痛的。但是，無論兒子是怎樣地要求，叫母親稍稍地休息一下的時候，母親總是說：

——我還行呢！你要知道，我們是窮人。……

母子倆長年的勞績，手裏漸漸餘了一點錢。在六十歲那年的年底，在她的一生，她做了兩件可紀念的大事。第一是用了十六塊錢，替自己買了一個小小的金戒指，其次呢，是替兒子娶了一個媳婦。這兩件事，是她在二十年來，日夜不能忘記也是日夜在經營着的大事。至於想買那戒指的來源，她還在八九歲少女的時候，看見鄰家的姑娘，手

上帶着金的戒指，向自己誇耀的時候，就起了羨慕的心，後來她結了婚，丈夫本送了一個戒指給她，可是棄她的時候，無理地從她的手上把那個戒指奪去了。她到現在一想到她被丈夫離棄的那一幕，男子那樣險毒那樣殘酷的事的時候，她那雙老而又乾的眼睛裏，還會湧出最深切最悲哀的熱淚來的。所以，她想買一個戒指，可說是有五十年的來源了。

在她的心裏，想買一個戒指，與其說是愛他的美觀，不如說她是想借那東西，當做復仇的象徵。因此，她把她歷年用血汗換來的一點有限的錢，毫不吝惜地買了一個最精巧的戒指了。

她買了那戒指，除兒子以外，無論誰都不知道。因為她從沒有當着人帶過這戒指。每當一天的工作做完，在夜靜燈昏的小室裏，她常取出這寶貝，左看看地上摸下摸地，一時帶上中指，一時帶上小

——像你母親那樣賣花，一天能賺幾文。你再不安排，她終久有一天要倒到山下跌死的。身強力壯的老婆，關在家裏一點事不要她做，讓這白髮皤皤的六十多歲的母親，替你當牛馬，這像什麼樣子。……

她的兒子並不是一個壞人，也不是一個因了老婆就忘記了母親的惡漢。他是一個多病的意志薄弱的男子，他明知母親的可憐，明知妻的跋扈，然而他沒有手段去壓制他的妻，他沒有好的方法去安排他的母親。每天不過是安分守己地做着他應做的工作。他的心裏所深深地感到的，就是從他娶了妻以來，母親是沒有以前的平靜，沒有以前幸福的了。雖說他極力想恢復以前的狀態，但是總不可能。並且，在母親的臉上，一天一天現着孤獨的寂寞的表情了。

米

米

米

不知一種什麼命運，在玩弄這老婆。今年的正月，她正在歡喜她的孫兒的誕生，還沒有十天，她的兒子，便患着急病死了。從極端的歡喜，轉到極端的悲哀裏，像這老婆這種乾枯軟弱的心靈，如何能載得起這突然的重載呢，她載不起這悲哀的重載，然而又不得不伸着老了的曲了的背骨，求那最後的一逞的時候，這是人世間最苦的事罷。兒子這次的死，給她精神上的痛苦不用說，就是在物質上，也給了她一個大大的打擊的，因這次的事變，把她歷年所儲蓄的存在郵局的一百五十元用盡了。她勞動幾十年所得來的一點血汗，誰知道就這樣悲痛地付與了東流？

老婆這時的環境，又回到幾十年前丈夫棄她，兒子還只兩歲時候的情形了。她覺得現在她的責任，比以前更要重大，她的道路，比以前更要艱難。以前身強力壯，每日憑着自己的手足去找飯吃找衣穿，

去養活一個孩子，是一件不難的事。現在呢，白髮如銀，已是風前之燭了。彎彎的背骨，模糊的眼光，一天一天都現出自己的老態來。平日挑着花担一氣走下山去，到了山下還要同婦人們帶着笑臉地道長說短，一點也不覺得疲勞，連氣也不急促地喘一聲，現在下山的時候，在中途的大樹下，不得不偷着休息幾分鐘，就是她想勉強地支持，然而老了的腳骨，已經不能如意了。

她見這媳婦是那樣的粗俗，那樣的專橫，她對着這生下未滿一月的孩子的前途，更感着憂慮。她想，只要自己一年不死，一年是爲這孩子勞動的。靠媳婦來養育這孩子的事，她已感着絕望了。

於是這老婆的生活，更走進深一層的悲苦的勞動裏去了。她雖把一切的指望，放在這孩子的身上，但是，一想到自己是六十五歲的老年，孩子將來就是成一個了不得的人物的時候，然而自己也不能眼看

這榮華，也不能身受着這幸福。刺透她的單純的苦惱的心靈的，是這種絕望的悲哀。這種悲哀，在她養育着兒子爲兒子勞働的時代，是從沒有感覺到的，然而現在已經滿了她的全身了。

老婆的生活，仍是沒有變動。早晨每聽到山上小教堂響着六點的晨鐘的時候，她還是一刻也不遲地起來，洗了臉，即刻挑着花担走下山去，在夏日的太陽光裏，被晒得頭昏，在冬日刺骨的晨風裏，衰血的耳朵凍得要掉下來似的時候，老婆感着她的精力是疲勞，她的工作是厭倦了。

可憐的，兒子死後，沒有人栽培花木和果樹，在量在質的雙方講來，都比不上往年。最明顯的，今年的柿子小了，今年的菊花瘦了。……因此在營業上，無形地受了損失。媳婦呢，似乎等着兒子大一點，另有所圖似的，每天除在山地幫着採點花草以外，就抱着孩子在

廊下晒太陽。對於母親這日夜的勞動，毫不介意似的，反之，她常給母親許多不平的暗刺。

＊

＊

＊

那是某一天的事了。老婆照例把花担放在豆腐店山本老頭的門前。山本老頭說：

——賣花婆！你要小心呢！你每天做生意，身上的錢也不少罷。這次皇帝登基，把牢裏關着的幾百強盜都赦着放了。那些東西出來了，終久是要害人的啊！你的錢，要小心一點呢！

山本老頭本是一個喜歡說笑話的人，他見了人就說兩句俏皮話的。那幾天因為報紙上滿載着日皇即位大典的消息，所以，他看見賣花婆進來，就說了這幾句話。

賣花婆把這話聽真了，買了一點豆腐，連忙把花担挑回家來。她

在路上想：

——這還成世界嗎？我活了幾十年，沒有聽見說過把強盜放出來的事。假若這事是真的，那還了得嗎？快回去，快回去看看那戒指。

她走回家，把這件事，告訴了媳婦，要她不要離開孩子，恐怕有強盜來，把這孩子擄去。媳婦聽了她的話，氣憤憤地說：

——放心罷！強盜！有什麼強盜到這裏來？你看看你這茅屋看！媳婦的話，母親沒有用心聽，因為她忙着要取那戒指。她想與其放在盒子裏被人偷去，不如帶到手指上，是最可靠的罷。

第二天老婆婆出去，一些婦人們，都用着最有方的眼光，注視這戒指。在這些眼光裏，充滿了忌妒與懷疑，有一個年輕的婦人，竟問她了。

——你這戒指，是金的嗎？銅的罷？

——金的。

——你那裏來的一個這樣好的戒指呢？

老婆聽着她們這種懷疑的聲音，似乎在說她這戒指，是在別處偷來的一樣，她憤怒地用着急促的聲音，把這戒指的來歷說明了，最後又把皇帝即位，赦放強盜的事，說了一大堆，這些婦人們，才知道她忽然帶這戒指的本意。

＊

＊

＊

在一個太陽西斜了的下午，老婆賣完了花，挑着空担子走上山來。她到了家，看見孩子一個人坐在木桶裏哭。滿了九月的這孩子，在他小小的心靈裏，是很深地認識了祖母的面目的。每天一望見祖母走回家來的時候，一面哭，一面做着手勢，引起祖母去親近他，去摸摸他。

那天祖母一聽孩子的哭聲，連忙放下担子，走近孩子坐的木桶的近旁，她的媳婦，正在井邊洗濯。孩子見了祖母不哭了，祖母的手在孩子的眼前搖動的時候，孩子始終注視那戒指微笑着，最後他兩隻小手，用力地捏住牠，似乎小小的他，也愛了這戒指的一般，祖母也笑了。

——你也愛這東西嗎？乖乖！你長大了，送給你罷。孩子仍是笑，仍是用手抓住。

——乖乖！我拿這個去換錢來，將來送你讀書呢！

祖母想把手提出來的時候，稍稍地用了一下力，小孩子失了自尊心似的，張着口哭了。祖母立時自責起來，「爲什麼這樣自私呢？」孩子的哭聲，刺透了祖母的心，覺得這個戒指，不給自己的孩子，還給誰呢？於是即刻在手指上取下來，

——乖乖：不要哭，你玩一下，你玩一下。……

祖母一面摸着孩子的頭髮，一面把這放光的戒指放在孩子的手裏，果然，孩子不哭了。在他未乾眼淚的臉上，立時又露出笑紋來。祖母也笑了。

——頑一刻還是給我，乖乖！……

孩子總是笑。祖母在上山的時候，就急於要解小便，因為孩子哭，勉強忍了幾分鐘，現在是再不能遲延了，一面同孩子說話，一面就推開便所的門，這便所隔這孩子，不過三四尺遠的距離。當祖母走進便所的時候，孩子無意中舉起手來，把這戒指送往口中去，喉嚨裏響了一聲，這戒指吞下了。

祖母走出便所來，孩子的手裏，不見了戒指，立時慌忙起來。她想，不知道這孩子把這寶貝拋到什麼地方去了。她於是在木桶的周

園，一根草，一粒砂，都用手摸過，結果是沒有，桶中的破片裏，孩子的衣服裏，也都細細地搜過，結果也是沒有。

——天呀！那裏去了呢？乖乖！乖乖！

老婆冷的乾枯的全身，頓時發起熱來，這種恐怖的失望的熱，立時通過了她全身的血管。

——這東西是萬萬不能失掉的呀！

老婆的變態的可怖的面貌，孩子嚇得大哭起來，兩片薄薄的唇強開着，眼淚不住地滾下來。祖母的心，立時自責起來，『不要因一時的慌亂，把這孩子嚇壞了。總可以找着的罷。』她見這張着口的哭泣的孩子，被這秋深的晚風吹了，恐怕要傷寒。連忙從木桶裏抱出孩子來，送進房間的蓆子上去，出來時，推好了紙門。但是在戶外，仍是時時聽見孩子的哭聲，有時很大，有時又很急促。

老婆送了孩子出來，她想再在這周圍，澈底地找一下看。但是太陽已快下山了，天色漸漸地暗起來。老婆跪在地下，一面禱告神，一面在地上摸，把以前摸過的一根草一粒砂，又摸遍了，結果仍是失望了。

老婆陷到極端的悲痛裏，她的唯一的精神的和物質的財產的這戒指的失落，在她最後的生活裏，是一個大大的打擊。她正跪在地上流着淚歎息的時候，媳婦洗濯完了走過來。老婆又找了一條路似的，連忙用最誠懇切的聲調說：

——我的戒指，是不是你拿了？給我罷。

媳婦還沒有聽得分明，就跳起腳來大罵：

——東西不見了，怪我做強盜，你自己做了強盜偷了人家的戒指，現在又能冤枉我？

老婆聽了，氣得一身發戰，口喃喃地說：

——你這惡婦，爲什麼要這樣毒！……：

媳婦聽她叫惡婦，比前鬧得更兇悍起來，一面鬧一面拿着手掌，在老婆的眼前做手勢，老婆什麼也不能說，只流淚。

媳婦一人鬧了二三十分鐘，最後說。

——我是強盜，我再不能在你家做人了。孩子交給你，我討飯去。

老婆已陷到極度的興奮，急促的氣喘，全身的發熱，似乎感着重病，已經到了死的那一瞬間那樣的狀態，一面支持着木桶，一面很急地喘着氣，聽了媳婦的話，已經說不出來什麼了。

媳婦說完了幾句，拿了一個衣包，真的頭也不回地走下山去。在老婆的淚眼裏，望着這兇悍的媳婦的行動，再一想到以前棄她的丈夫，患急病死去的兒子，現在還不滿一歲的幼孫，最後想到自己奔波了

一世，還是一個這樣的結果的時候，昏了一般地倒在地下了。夜色已沉沉地侵入這世界來，白日一步一步地向後退去。

山上小教堂的鐘聲，正報着是晚上的七點了。老婆睜開眼睛，覺得自己睡在這深色的夜裏，但是想爬起來去看孩子，腳骨已經沒有一點力了，頭部，肩骨都痛得使她喘不轉氣來。但是她不能起來，鐘聲在這靜的谷裏，繼續清澈地響着。

她扶着木桶站起來，還沒有走兩步，又倒下了。幸而雙手抱住了
一根木柱，沒有受傷。在這時候，老婆突然恐怖起來，

——唉！我快要死了。

她又扶着木柱勉強地站起來，靠着走廊，慢慢地走進內房去。

——孩子！孩子，不哭了，睡了罷？

孩子沒有一點聲息。

——孩子！沒有母親的孩子，餓了罷？

孩子仍沒有一點聲息。

老婆摸着火柴，費了許多氣力，算是燃了那個煤油提燈，她把提燈掛在柱子上。靜得死了一般的這房間，於是又發出昏黃的黯澹的光來。老婆伸手去抱孩子的時候，孩子仍是不動，搖他，仍是不動，她伸手去探他的臉的時候，已經是冰冷的了。在他的鼻端，還觸着液體的東西，這是什麼呢，這小孩最後流出來的血。

老婆拿着最後的一點力，很快地用雙手把這孩子抱出來，已經僵硬得不能彎曲了。

——天呀！乖乖！……

再沒有什麼聲音，

老婆昏倒下去了。

仍是沒有什麼聲音，只有那個煤油提燈，發出比以前更昏黃更黯淡的光來。

第二天早晨，秋日的陽光，剛從山上爬上來的時候，室中煤油燈的心子還射着那油盡的微光，一羣小雀，像往日一般地在叫噪着。小溪布仍是不斷地在響着，小小的溪流，仍是清澈地奏着自然的音樂。

現在是六點鐘，山上教堂的鐘，在響了。
但是，沒有賣花婆的影子。

十八年二月三號。

餓

王麻子雖說還沒有過五十歲，不知爲什麼就老到這樣子。走起路來，支一根楊樹枝，彎曲着就像一隻大猿猴，上屋走到下屋，只隔着三五條田塍，他必得在中途的土地廟的樹下，坐着休息一刻，等到喘着的氣平了，才可勉強的拖拖地走下來。

他在壯年的時候，在他們那鄉，特以驚人的膂力，稱雄於少年中的事，這是誰也知道的。他能以兩隻鉄似的肩胛，輕緩地挑一石五斗五升米進城去的驚人的記錄，不僅當時，就是現在，仍是爲一般人所稱道。這村莊的孩子們，沒有不認得王麻子這個人的。但是他最不高興人家叫他做麻子。有時孩子們叫他這醜名了，他牛叫似的一聲，

時常嚇得孩子哭起來。就是村莊的農人們，不意地叫出麻子這兩個字來，（因為他的臉上太麻了，自然會引起旁人這樣叫他。至於一定要疑旁人去侮辱或是譏諷他，這却難說。）他把眼睛一鼓，就像有火花爆出似的，口裏接着吐出一句『你媽媽的……』對方即刻沉默下去，這可算沒有事了，若是對方不知道他的脾氣，再說一句『你沒有麻子嗎？』那他就會重重給他幾個耳光。口裏連連地說：

——你敢到太歲頭上動土？

這樣受他侮辱的人，真不知有多少，然而這些人，都畏他的力，自然對他沒有什麼反抗。有一次因上屋的周三嫂叫了他這醜名，他就當着許多人的面，拖着周三嫂的手說：

——你總是叫王麻子王麻子，你大概是看中了他罷。我的乖乖！
你來，你來同麻子睡覺去！

周三嫂被他拖倒在地上，大家都拍手笑起來，後來有人說周三嫂因這次的受辱，還吞了洋火的事，雖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她深深地恨了他，望見他來了就避開路去，這是無疑的。就是周三嫂自己也說過，我真活活地怕了他呵！

因此，我們可知道他在壯年時候，是一個怎樣的英雄了。誰知道還沒有走到五十歲的他，就衰老到這個樣子。現在不懂他的身體的健康，完全成了衰弱的老人，就是他的心，也沒有一點中年時候那種豪壯的氣概了！

旁的人不要說，就是孩子們，一望見他來了，一羣羣地跟着他的後面跑，有的拿着樹枝敲他的頭，有的扯着他的腰帶，一面笑着一面大呼着『王麻子！王麻子！』。然而他一點也不生氣了。在他那經了幾十年的風霜和工作的勞頓的臉上，望見這些活潑的孩子，時時從內心

的淚眼之底的，浮出一種苦的微笑來。從這種人生最苦惱最深沉的表
情裏，看得出老年人的心情的空虛和寂寞，尤其是在那種帶有苦味的
微笑裏，看得出無論何人到了老年的那種追懷青年時代的眼淚。加之
他勞動了幾十年，自己還沒有當過做父親的滋味，在身體力壯的時
候，倒不覺得什麼苦痛，一到了老年，身體的衰弱，精神的頹廢，強
烈地對於兒女生出愛慕之感。王麻子就是被這種愛慕之感威迫着，苦
惱着的世上的一個不幸者。

他以前雖說對周三嫂那樣不客氣地侮辱過，可是他現在對於婦女
們的態度全改變了。有時他慢慢地支着手杖從池邊走過的時候，他一
見石橋上有女人們洗菜或是洗衣服的時候，他定會走近旁去，故意做
出許多怪樣來，似乎要等女人們笑起來，叫他做王麻子他自己才感到
滿足似的。雖不敢說他壯年沒有討老婆，到了老年對於女人們有什麼

野心。(講到野心，也不過是同女人談談話，惹她們笑笑而已。)但是王麻子喜歡同孩子和女人們糾纏的事，這是確實的。一般無知無識的村婦，也歡喜取笑他。一見他，就是你說我笑的。

——王麻子，昨天你的狗又咬死了我一隻小雞呵！再來了，打死你的狗莫怪！

——你不應該，王麻子！我們的白菜，長出來還沒有三寸深，你就扯去三大把！

——你那隻狗真討厭，昨天他咬張婆的雞，做出獅子滾球的惡相來，把我的孩子嚇得哭了！

——你今天沒有帶你的狗老婆來嗎？

王麻子聽了她們的話，也不辯護也不生氣，並且在叫「麻子」的女性的聲音裏，他現出似乎在領略一種什麼情味的表情來。他對於偷

白菜的事，因為事體太明顯了，知道沒有辯護的餘地，他只呃呃地笑了幾聲。

關於王麻子的狗的歷史，倒有簡單說明的必要。在他的生活史上，這隻長尾狗，是占有相當的地位，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地位。他得着這隻狗，是四年前的冬天了。那時他的一位最好的朋友，原來是鐵匠，後來是以打獵爲生的人。他倆的友誼，是結有令人不解的關係，在以前王麻子那種古怪的脾氣，有了什麼亂子，只需他那朋友一句話，就會水消的。四年前，他的朋友患了重病要死了，王麻子傾自己所有的財力幫助他，（本來也就無所謂財力，不過張羅一點柴米，同他跑跑腿而已，藥賬都是記在簿上的。）他對於這朋友的義氣，確實超過智識階級的人們。不幸的，他的朋友要死了，同他說，『我病了，虧了你不少，我是窮得一無所有的人，壁上那枝鳥鎗，同那隻

獵狗，送給你，做個紀念罷。」

王麻子的狗的來歷，大概是這樣的。至於那枝烏鎗，聽說沒有過半年，自己因為沒有飯吃，做兩塊半錢，賣給一個大戶人家的兒子了。但是這隻狗，他却非常愛他，他是不是追念亡友而重視這隻長尾狗，雖說無從知道，但是他重視他，確是事實。他從他朋友死後，他就沒有離開這隻狗過。他自己在萬難中張羅一點飯菜，至少也要分一點給長尾狗吃，這狗似乎是一個最了解他最同情他的患難的朋友。他替狗子取一個名字，叫做小毛三，我們雖說無從知道這名字的用意，但是他時時「小毛三」，「小毛三」這樣喊着。說也奇怪，這狗子雖說是一隻惡性的獵犬，對於王麻子有那樣的馴良，有那樣了解人意，在動物中是少見的。他好像體會亡主人的遺志，再來服侍這新主人的餘年。

王麻子在老年有了小毛三，像一個老人續了絃似的，自然地減去

了許多空虛和寂寞。

看到這裏，我們可以知道，王麻子是一個無妻室無兒女無產業的人。他唯一的伴侶，是長尾的小毛三。

王麻子就在勞動中過去了一生。他十二歲到楊家去看牛，那是因為他母親那時在楊家當乳母，老太太特別歡喜他的母親，於是他母親將自己的兒子薦到楊家看牛了。聽說起首的兩三年，然沒有工錢，不過討碗飯吃而已，不用說，當時他們母子，不僅沒有怨色，是感到非常滿足的。後來他一年一年長大起來，身強力壯，田中工作，都不在人下。於是由牧子升到幫工，後來竟升到工頭了。就以工頭的資格，在楊家做了二十年。幾十年的工價，當然是跟着社會上的習俗有增有減。他工資最高的一年，是三十二塊五角。

四十二歲的那一年，他害了很重的病，兩月後的結果，背也駝

了，眼睛又瞎了一隻，不僅任不了苦工，簡直像廢人似的，只能坐着休息了。他知道像自己這樣的廢人，是再不能到人家做工的，就在那年的冬天，他離開整整過了三十年光陰的楊家了。

楊家也很可憐王麻子，在他初去的兩三年，每年是要貼補他一點錢米的，雖說不多，然而在王麻子一人的生活，當然有很大的補助。還有楊家的親戚，尤其是楊家出了嫁的姑娘們，小孩子的時候，都是同王麻子頑慣了，現在自己都做的做了母親，有許多也到中年了，望着王麻子得一個這樣可憐的結果，都憐憫他，送布的，送酒送肉的，也有送兩把大白菜的，因此在那個鄉村比王麻子還要窮寒的人，見他有這好的運氣，都羨慕他，都嫉妒他。

從楊家大老爺一死，兄弟分家以後，王麻子的生活，就漸漸地窮困了。雖說他只一個人，常有不能支持下去的時候，他有時走到楊家

去，楊家當權的，都是往日的兒孫輩，不懂一點人情世故，盡是一些趨炎附勢的執袴子弟。見了王麻子去了看做乞丐似的，吩咐女僕，給他三酒杯紅米。王麻子雖是一個窮苦的老工，然而他是一個有氣節的人，他自己覺得到楊家來走走，無非是忠僕不忘舊主的意思，講到要討三酒杯紅米，那家沒有，就必定要跑到你楊家來。他覺得這是孩子門大大的侮辱他，他決心着：

——就是餓死了，再也不要踏進楊家的門。

然而，他有時想起孩子們的威張！又想起老太太和大老爺時他已往的好處，再一想到自己今日的窮困的時候，竟傷心地流出眼淚來。

他這幾年生活的窮困，是可想見的事。加之自己一年一年地老下去，什麼事都不能做，人家也不請他做事了。頭幾年還勉強打點草鞋，買幾個錢度日，現在連草鞋也不能打了，眼睛不看見倒不要緊，頭昏

背痛，使他坐不住到一點鐘，他沒有法，再沒有奮鬥的能力了。真的，他什麼氣力也沒有了。只好向人家討點不要的山薯和青菜等類的東西，自己到山上拾些乾菜，吃一頓算一頓的朝不保夕地勉強的過下去，於是村莊的人們，都討厭他，都罵他，孩子們竟無禮地侮辱他。有時，他被這種苦痛生活所威迫，他真想死去的好了。

他的小毛三，似乎很了解主人的苦情，不願向主人作過度的要求，他總是自己向外面發展以謀自己的一飽。有時搖着尾巴到鄰家討點飯吃，有時奪着其他的小犬的食物，這種方法都到了窮途的時候，不得已，只好去捕鄰家的小雞，像張婆家裏的雞雛，葬到小毛三的肚子裏的，真不知有多少。張婆或者是因為恨小毛三而更恨王麻子的也說不定。總而言之，張婆是一個詛咒王麻子詛咒得最力的人。

小毛三到外面發展得到了勝利，總是得意洋洋地跑回家來，馴良

地體貼地睡到王麻子的座旁。王麻子到那兒去，他一定搖着尾巴跟着他的後面跑，望去就像是他的一個忠僕。在王麻子的眼裏，也是以人的資格看待他的，他每一想到亡友昔日的感情，他更覺得這隻狗，可親可愛。有時竟抱着小毛三的滑滑的嘴唇，貼近自己的臉去。似乎在那一時的他倆的靈的結合，超過了狗和人以上的關係，在他們雙方的眼光裏，都有一種偉大的神的靈的光的閃爍，這種光不是常能見着的，普通的人，都被一種貪婪慾望陰謀蒙蔽了。要貪婪慾望陰謀及其他種種的醜惡都去盡了，這種光才出現出來，是童心的，熱情的，靈的交流的火。

今年冷得格外早，還是冬月底，已經降了兩次雪了。在這村莊裡，是三十年來沒有的奇事。一般人說，今年冷得早，下得雪多，明年的收成一定不壞，就是王麻子，也以他種了幾十年田的經驗，證明這

是不會錯的。不過，困難的就是他自己當這年關將近在這寒冷的冬天，如何處理他的衣食了。

這樣冷的天氣，想到山上去檢點乾柴也是不行的，他就是設法弄到了一點米，只好將舊門板或是斷了腳的木凳，拆下來做柴燒。不知怎的，他今年冬天，腳骨也痛得走不起路來，他想這樣受活孽，不如死去的好的，他一望見小毛三怕冷地縮着睡着身旁的時候，他感到他肩上海還壓有一種重大的責任似的，不能自私地就離開這世界。

王麻子再沒有好的方法，只好將少年時候誇耀過的一件羊皮背心，在白雲飄飄，冷風逼人的空氣裏，從凍得打顫的身上脫下來，賣給下屋肉店的三老板，除了一塊五角三分的肉賬，還是三老板大方，送了他兩塊現洋。老板帶着聽去是同情裏面仍是好險的調子說：

——這皮子倒不壞，可惜太舊一點，若是新的，我六塊錢願出呢！

據王麻子自己說，那還是一件全新的背心，是某一年因為賭博贏了七塊錢，他還加了兩塊工錢進去，買進這件衣服。自從買了以來，除非新年穿一两天，老是存在箱底。到今年天氣這樣冷，才拿出來加在身上。但是現在仍爲要飯吃，就以三元五角三分的低價，賣給三老板了。至於三老板給他兩塊錢袁頭的現洋，在這一點，王麻子覺得是很可感謝。

這兩塊錢，又還了七角四分的酒錢，在我們看來，他一年喝七角四分錢的酒，總算是很少，然而在這時王麻子付這次現款的時候，他心裏自己責備着自己：

——盞東西！爲什麼要這樣狂飲呢？

剩下來一塊兩三角錢，不久就吃光了，他仍是一籌莫展，小毛三比他還要可憐，有時餓得望着天空狂叫，牠的腿走起路來，也沒有一點

力了。王麻子看了這種慘狀，非常傷心。不得已，把自己一個衣櫃（本來早就沒有什麼衣可放了。）和一口大水缸，廉價賣給了對門村莊的豆腐店。這是王麻子自己想出來的主意，他知道這口水缸，豆腐店最合用，結果呢，竟超過他的預算，多賣了兩角錢，他用了這兩角錢打一角錢的酒，買一角錢的肉，煮好家裏一點剩的米，那晚上，在寒風淒淒的晚上，他同小毛三算得是有一個最豐美的晚餐。

後天就是除日了。這村莊的人們，無論貧的富的，臉上都露出過年時候的氣色來，尤其是孩子們，更喜得跳的跳喊的喊，上屋大戶人家的少爺們，竟豫先打起銅鑼放起花炮來。天上終日沒有太陽出來，陰陰的雲影，悠悠地愁容滿面地，覆在村莊的上面。家家的屋頂，透出很急的炊煙來，因此可知道家裏的主人，是如何忙亂的樣子，就是路旁幾隻瘦狗，似乎也知新年快要到來，在找牠們的歸宿的一樣。

天氣終日凍着，冷得鼻尖都落了的一般，路上的乞丐們，比平日驟然加多了，老婦孩子們，一羣一羣地朝着大戶人家跑，面上並也看不出憂色。

王麻子當此年關緊急的時候，爲自己同時是爲小毛三，也不得不安排一點食物。還有什麼呢，烏鎗賣了，羊皮背心賣了，衣櫃和大水缸賣了，還有什麼呢！

他想到這裏的時候，用着右眼睛（因爲左眼睛早就瞎了。）呆呆地望着天空，冷得陰氣沉沉的天空裏，一朵兩朵的雪花，無力的墮下來。

——唉！真是山窮水盡了。

他說了這一句，歎了一聲長氣。外面傳來一陣孩子們敲銅鑼的聲音。這種聲音，強有力的苦痛的重重地擊在他的心絃上。

——我還有什麼賣呢？

他偏轉頭去，朝睡在右邊的小毛三望了一眼。小毛三餓得動不得，靜靜地睡去了。

——小毛三，你怪不得我呀！

外面小孩子不是一陣喧鬧的聲音，接着又是幾聲花炮，大人們都提着雨傘，在路上不斷地忙亂地跑着。似乎在這村莊裏，就要發生什麼亂子的一樣。天空更陰沉下去，雪仍是不住地無力地降下來。

在除日的前一個下午，由肉店三老板做的介紹，以一塊洋錢，另加二十個銅板，將小毛三賣給獵人陳大頭的條件成立了。

陳大頭用繩子套在小毛三的頸上，手裏捏住一枝大竹鞭，王麻子沉痛地說：

——他就不走，你千萬不要打他。

小毛三對於他這貧窮的舊主，表出十分戀慕的情感來，他拼命的奔向王麻子的身旁去，在他無力的然而又很動情的叫聲裏，就好像什麼人遭了暴人的強打，狂呼着人們救助那樣的哀聲。

王麻子說聲音裏面，聽出哭泣來。

——小毛三！你去罷！跟着我，沒有一點好處。現在的人，都是爲自己的名利來到世上的。就是我，也因為我這枯老的肚子，把你賣了。小毛三！你去罷，你去了，至少有碗飯吃！哈哈！

王麻子最後的苦笑，比起一般人哭泣的聲音還要沉痛，還要深刻地刺透人的心坎。

陳大頭似乎全沒有注意王麻子的話，右手把繩子一拖，左手的鞭子，用力一下，剛打在小毛三的背上。小毛三汪——的一聲叫起來。

——你不走！打死你這畜生！

陳大頭似乎發了怒似的，左手又提起鞭子來，王麻子的右眼看見了，連忙地想站起來，去奪住那鞭子。剛一用力，兩隻腳都是軟的，凳子一動，跌在地上了。可是陳大頭的鞭子，正打在小毛三的頭上，他又「汪！汪！汪！」地連叫起來。陳大頭正專心專意地在處罰那隻狗，全沒有注意到王麻子倒在地上的事。

這時，陳大頭牽着小毛三已經走過石橋，踏上大路了。天空仍是一樣的陰沉，雪呢，降得更厚了！

一九二九年三月末



呆呆地望着天空。

春
章

十八塊錢一月的小學教員，在汪碧如女士，真是感着厭倦了。不能因厭倦而拋去這種無味的職業，另找一條有趣味的有些益的路走，那是一種最苦惱最疲勞的人生。碧如就是一枝活潑而又美麗的春草，硬被這種厭倦，壓榨得翻不轉身來。她現在差不多對於世上事業的一切，都感到空虛和絕望了。

然而，她對於青春和現實生活的享樂，反而強烈地追戀着。她

想，現在再不要拿着對於社會事業的責任心的話，來欺騙自己。她深深地感到，她就在這欺騙裏，失去了她的一切。最寶貴的青春和素質，無意中一年一年地跟着幾枝粉筆變成灰燼而消去了的事體，在她是最引為最傷心最可痛哭的。

真的，像碧如一個那樣活潑伶俐的美人，把人生最美的青春期，獻給於十八塊錢一月的乾枯無味的小學教育的事業上，年年過着窮困而又忙碌的生活，使兩年做一年老去的這件事，一般持着批評藝術品的眼光的人，都認為這是社會貧窮的殘酷，因為她的不幸，要生在這可憐的中國，若是生在華盛頓或是紐約的時候，恐怕早已被好萊塢電影公司的經理聘去，至少也可以得到一點鐘五百美金的薪資。在今日碧如女士的心裏，只要能離開這十八塊錢一月的窮困境遇，能使生活豐美一點的時候，就是電影事業，碧如也是情願幹的。因為她在最近

寫給一個和她十年前是中學同學後來在大學舉了業現在是東方銀行長的夫人的靖之姐姐的信裏說；

——姐姐！請原諒我！我現在厭棄世人所說的一切有價值的有社會意義的生活，我準備衝向享樂生活的範圍裏去。我若是還有十年前的美質的時候，我真願加入電影界呢！在世人評爲第八藝術的電影，難道你還輕視牠嗎？

「貧窮的人，生在世上幹什麼呢」的這個問題，是碧如這幾年來所懷疑的而永無解答地在她的心裏衝突着。她近年來，更知道了要解答這個問題，除非自己走入貧窮以上的階級，或可得個結論，若是終身混在這貧窮階級裏面，不僅不能解答這個問題，是可以一天一天地因這疑問增加着苦惱而走入自殺之途的。

父親的早死，母親替人家洗衣服的勞苦，弟妹的年幼，使得她無

可逃避地不得不幹着這枯燥無味的生活，來維持她一家的用度。九年前卒業的時候，望着許多同學紛紛地到上海，北京各處去投考大學，她不知暗哭過幾次，終於因生活和母親的驅迫，第一年以每月十二元的薪金，在一個縣立小學擔任二年級的教席了。雖說遠地的學校，曾以較多的薪金聘過她，畢竟因家庭煩累太重不能自由離去的困難辭掉了。不用說，在這縣立小學，薪金也是隨着大衆而增加的，最近兩年，因升爲四年級的主任，而加爲十八塊錢一月，在碧如女士每月的進款上，要算是最高的記錄了。

碧如的母親，對於能幹的女兒的滿足，是用不着多寫的。在她原來辛辛苦苦地積幾文錢送她女兒在師範畢個業，也沒有想到女兒能有今日的出色。一年能拿進兩百洋錢回家來的事，在她的丈夫，是夢想不到的。就是她鄰居的老婦人們，望着她們母女，是又羨慕，是又嫉

妒。在她們看來，她的境遇比從前確是向上。以前靠着洗衣服吃飯的她，現在竟然在日新昌綢緞店的簷下，擺出一個水菓攤了。雖說是小買賣，然而一天也可撈獲一兩吊錢，比起洗衣服來，這是有意義有趣味些。在碧如的母親，是每天籌劃着包件事情，她夢想着一旦轉了好運，碧如嫁一個有錢的女婿，從中得幾個錢，把這水菓攤，擴成一個大店子，那末，她自己和她幼兒弱女的終身，都有靠山了。

可是，碧如女士對於她母親這種小買賣的行動，她覺得在貧窮上，更加上一層羞恥，這種羞恥，永遠使她苦悶着，她每天到學校去，路上的行人，學校的同事，就是那些小朋友們，似乎都在暗笑她，都在譏諷她，似乎有人在呼喊着，『水菓攤的先生，水菓攤的先生！』在那時，她會滿身發出熱來，眼裏射着有力憤怒的光，恨不得一翅飛到另一個清涼的世界去。然而，環境不允許她，硬逼着她向

這條充斥着羞恥而又貧窮的路上走，似乎四面都有鋒利的防衛的鞭劍，一步也不許她離開。

(11)

碧如女士今年是二十七歲了。從十九歲到現在，在小學差不多教了十年書。在這長期流去的歲月裏，她沒有得到什麼好處，雖說教過的學生們現在也有進了大學的，但是對於這個可憐的女先生，似乎都忘記了似的。——或者有些是看不起她而一直就沒有記憶過。——在這長的期間，所失去的東西，是她生命中最可寶貴的一部份。然而，連容許她悔恨和追憶的期間都沒有，就是那樣忙亂那樣乾枯地付之東流了。所得到的是男人和女人的黑色的心，是貧窮中的羞恥和苦惱，

是上層階級的白眼，是風流浪子的秋波，是和她母親同等的人的嫉妒和譏諷，……碧如女士就是這樣知道病根而無法醫治地一直拖延着拖延着地過下去。雖也有幾度，想拚命地另找一條有意義的新途，換一個生活的方向。終於，是失敗了，終於是要保持最高的自尊心，持着從來不願屈膝求人的態度，仍是勉強提着無力的脚步，走向不願意走而又不得不走的路上去。

可是，她現在的心情，無論從那方面說，都有點變態了。似乎從這十年來的人生的經驗，得到了一個人生的結論似的。從種種的苦惱和悲哀裏，體驗到「精神」和「理想」這兩個名詞，是世上最空虛的騙人的虛話。若是一個人的肉體和現實的生活感着如何的困難的時候，決不能在精神和理想上找着感安。她覺得她自己這長的期間，就是被「教育神聖」，「勞働神聖」這些名詞，把她的「肉體」和「現

實」陷到不能挽回的苦境。精神一天一天頹唐下去，理想變成了白日的夢幻。而自己的生活，岩石似的無底的無底的沉往海下去，現在差不多連一個小小的水泡也沒有，就是這樣無聲無嗅地過着有春意有紅情的日子。現在呢！她決不能再任着這岩石沉下去了，她維持着她剩餘的一點所有的熱血，燃燒着，沸騰着，硬要使這岩石，從海底跳出來，在現實的水面上，生出兩個大浪，一破昔日的沉寂。什麼是「精神」？什麼是「理想」？她將一掃這些好聽的名詞，另走一條滿足她需要的前路！這前路似乎是背着世俗的指望，在社會上恰成一個相反的方向。

因此，由這變態的立場，她的戀愛觀也起了變化。她從前把戀愛和結婚看得是如何的神聖，看得全是一種精神的理想的最高象徵。她從前所信任的要在貧窮裏面才看得出真正的愛情的話，現在覺得是

一錢不值了。不僅這樣，他現在對於窮人能否有享受愛的幸福的權利，也大大地成了問題。她總覺得無論有怎樣說得好聽的愛情，結了婚，生了孩子，連飢寒也免不了的人們，永遠被一種爲肚子而勞働的生活逼迫着，就是比蜜還甜比花還美比月還要純潔的愛情，也會變成最無味的泥土，爲生活的苦惱所壓迫，無形地會離去會逃避的罷。像這種美的生活的破滅，是人生一種最大的悲劇，與其這樣，倒不如帶着戀愛的假面，在極端豐美的生活裏，過一點肉體的現實的享樂生活。一月十八塊錢，自己毫不粧飾一下，一五一十地送到母親的手裏去，這豈不是一件蠢事。真的，一個人生在世上，把幼年 and 老年截去，能過幾度紅艷的春天？況且自己今年又是二十七歲了。

繡雖是二十七歲，她雖是悲歎着自己美質的逝去，然而在旁人看來，她仍不失爲是一個持有動人的魔力的美人。她那雙有力的兩道劍

光似的眼睛，一頭光黑的長髮，不待脂粉而顯着嬌潔的紅白的面龐，一排整齊而又潔白的牙齒，加以長長的頸，短短的腰，高高的腳跟，輕盈的體態，在她這樣的人，是不需要衣服和外貌的裝飾，就能顯出自然的美質的，她不似桃花的輕浮也不如牡丹的禮豔，她是集合着菊的孤標梅的高潔和山茶的靜默的美質，而成爲一個最完美的女性。她的美貌，是深沉然而又很顯露，無論某一個階級的人們，見了她，總會給她一個美的評語。所以楊師長那次到她的學校來參觀的時候，一眼望見了碧如，就中了意，從校長那裏問了她的名字和家世，千方百計地要娶她做第幾夫人的事，到現在仍使碧如的內心衝突着苦惱着，一直得不着圓滿的解答。

要是在兩三年前的碧如女士，對於這樣的一個問題，是用不着放在心頭，更說不到什麼衝突和苦惱了。堂堂正正的一個從事神聖教育

事業的自命爲新時代的女性，對於惡魔式的軍閥官僚的慾願，還有一顧的必要嗎？可是，以前曾也呼號着「婦女們快些覺醒，爲防衛自己而戰」的碧如，到現在，不知怎的，失去往日呼號的熱力了。雖說有時也會想到一個女教員嫁給軍閥是一件如何可笑的事，然而也不能就此把這事一手撇開；爲十幾年來貧窮生活所壓迫而嘗盡了苦惱的人，爲享樂的宮殿的慾望所引誘，使往日的信仰與理想，全部動搖，想拋棄今日厭倦的舊路，跨進另一種生活的階段，這是在任何人，都是有這種心境的過程的。釋迦也就是十分厭棄了華美的宮殿的富貴，拋棄那樣美得爲各國王子相思而致於病倒的嬌妻，爲一種素樸的自然美的人類愛的夢所引誘，毅然地投入到另一個世界了。本來，一種人能夠極端滿足他現實的生活的時候，可以說，那個人的心靈，是停滯得如池中的水，毫無生氣了。碧如女士還是二十七歲的青年，生的慾望，是

時時刻刻在波動着。她萬不能就讓她這短短的一生，不變地全捧給這乾枯的十八塊錢一月的生活上。

『既然持有這美質的碧如，受着這貧窮的壓迫，爲什麼不到愛情裏去找點安慰呢？像這樣美的她，難道她還沒有被人愛過嗎？』凡是認謙碧如知道她生活狀況的人們，是常提出這種疑問的。若是她早就和一個心意相投的男子結了婚，不是早就脫離了這種無味的生活嗎？至少精神上不致於像現在這樣的孤寂這樣的徬徨罷。

是的，碧如是一個尊重愛情的人，她在師範的修業時代，受了新文化的激盪，就高唱『婚姻自由，戀愛結婚』的口號。她的好友黃靖之女士，和她是同級的窗友，她那時爲想脫離舊婚約而走入新的戀愛之途的慾望所苦悶，碧如曾以青年的熱與力，督促她鼓勵她，終於使她和家庭奮鬥了一兩年，把舊式的婚約解除了。靖之現在因戀愛而能

得到圓滿的愛的家庭生活的幸福，碧如是幫助她不少的。

碧如在師範畢業的那一年，正是十九歲，婷婷玉立，美得好比一枝含了早晨的甘露急於要開的嬌嫩的薔薇。那時國內正介紹着西洋的文學，易卜生的娜拉，她讀了曾下過興奮和感激之淚，少年維特之煩惱，強烈地打動着她的未受着任何創傷的處女的心，一面同情書中的少年，一面自己的心，無意中陷入追想戀愛的情熱的夢境。後來她讀完沙士比亞的羅米歐與朱利葉以後，更深切地了解所謂愛情這東西，在人類的生命上，是佔着如何重大的地位了。

她在女子學校，和男子接觸的機會不多，因同靖志是最好的朋友，因此得和靖之的哥哥相識。靖志也是一個爲新思潮所迷醉的大學生，一旦和同調的碧如女士相識，在當日兩人的心裏，只恨相識太晚，愛情的苗，春草似的一天天伸展着。當日的雜誌上，雖說有許多人在

嘗試着寫白話詩，靖志還在懷疑之中，所以那時他送她的詩稿，都還是舊體，用着縹渺纏綿的情致，模倣曼殊的傷感的調子，曾博得碧如女士許多同情的眼淚，如那年暑假他倆因事離別，靖志送她的句子「此去無言哭問君！君心是否百年心？」在當日碧如的心裏，一面是如何的歡喜自己的朋友，是一個這樣天才超卓的詩人，一面又因這多情的詩句，曾流下許多相思的眼淚。離別後，碧如模倣着少年維特裏面那種情絲不斷的通信，給靖志寄去無數的情書。後來因靖之的協助，他倆暗中訂婚了，這件事，除他們三人以外，雙方的家庭是不知道的，第二年——就是碧如投身教員生活的頭一年——靖志負着科舉救國重大的使命，一輪西渡，到巴黎學工業去了。去後的一年間，雙方的信札，仍如昔日，第二年是疏，第三年是沒有了。就是靖之進了大學，似乎也忘記了她可憐的女友似的，也不常見她的消息。當日碧如

的心情，是由歡喜而轉入憂鬱的境地，到第四年的春天，從朋友處聽到靖志在法國娶了妻生了孩子的確實消息以後，她陷入絕望的悲哀，差不多要發狂了。畢竟一病三月，入了頻死危險的狀態，虧了碧之書信的安慰，醫藥費的補助，漸漸地又從病中恢復轉來，從那以後，碧如女士的心，變成如同死木槁灰的毫無生氣的了。可憐的，因着一家貧窮的壓迫，仍不得不繼續着那種機械的教員生活。可是她失去了以前一切的美夢。「牢獄！牢獄！」一面呼喊着牢獄而又不能避開，仍是每日步入黑暗的鐵檻中去，那正是碧如女士的人生路！

旁人一點也不了解碧如女士內心的苦悶，那時與她同事的男先生們，望見這樣美麗的海棠，誰也想着摘去插在自己的花瓶裏。她成了衆矢之的，爲那般人們所包圍，感歎的舉止，溫柔的言笑，恨不得把心也剝出來捧給她的熱情，在碧如的眼中，都變成了有毒的蛇蝎，一

面是遠遠地避開，同時又想到人類的虛偽，是裝得如何真實。這些男人們言情寄意的醜態百出的場面，一幕一幕地展開着的時候，碧如是多麼的痛心呀！世上真的還存在着愛情嗎？再不對男子復讎，還待什麼時候呢！

男人們對於鐵面無情的毫不爲情感所動的碧如，都有點在「暗中摸索，不得要領」之概。以貌誇，以錢勝，或以學識見強的鬪將們，只好一個個地退去，有的對她更抱着爲教育犧牲而獨身的敬意，有的是因愛而想佔有的失敗的懷恨，有的鄙視她，待觀她後日的結果，有的把戀愛當作遊戲，得了就朝口裏送，失了就說是葡萄酸……這樣下去，碧如在世上是絕對成了一個孤寂的人了。

在她的傷痕，時時在她的心靈出現的那幾年，她覺得愈孤寂愈好，最好是不要看一個男子，在一個寂無聲息的世界，使她的會燃燒

過熊熊的烈火的心，平靜，停滯而致於死亡。忘去這世界，忘去可憐的母親弟妹，忘去自己，忘去自己昔日的青春的甜蜜的夢！

這樣沉靜的生活，又過了幾年，在靜極思動的還是年青的碧如的心田，似乎從半天裏掉下一顆石子，落在平滑如鏡的湖面，不止的不止的生出一層一層的波紋來，這是她在一年前和一個小說家田源相識的事。這件事，是使她對於男性，重生出來一點好感。雖說她也有幾次想拚命地斬釘截鐵地撇開他，可是，她這次却不能了。

(三)

田源是一個極其貧窮的新進作者。靠賣文稿來維持衣食，在現在的中國，在現在的他，是一件很難的事。他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因

爲對於文學特別有興趣，厭棄學校的功課，抱着以文學終身的決心，退學出來投身於社會爲生活而苦鬪了。

這兩年的結果，使得他懂得金錢的價值，看透了社會的正面與反面，體驗了人類的醜惡。每次費了許多心血寫一篇稿子，寄往雜誌去，三五日後有回信，若是靠着稿費來買早飯米的時候，會餓死得骨頭變了灰，恐怕還不會有錢來。後來和一個編輯有了相當的友誼，稿子稍稍行了一點，然而錢是太少，於一個文士的生活費用，是相差很遠的。一萬三四千字的創作，賣了九塊半錢，那是田淵的稿費的最高記錄了。

不過，他是一個會享樂同時又受得住苦的人，腰裏有了幾塊錢，不是到衣服店買一兩件新衣，就會到酒樓謀一個大飽。第二天沒有了，他也不十分苦惱，在那間小而又暗——因爲只有一個小木窗——

的書寢並用的房間裏，坐在那把挺得股疼的沒有靠背的圓椅子上，又開始冥想他的小說。有了錢電車也不願意非坐汽車不可的他，窮的時候，高唱着「散步於身體有益」的論調，自己穿着那雙破了的軟皮鞋，雙手插在褲袋裏，一個幽靈似的，輕輕地慢慢地沿街邊漫步着，似乎厭棄了這浮沈的人世。

他是一個自信力很强的人，他總覺得他的作品，是有藝術的價值的。雖說一時沒有人讚賞他，這對於真的藝術品，並沒有什麼損害。不過因此生活更感着困難，名望不高的作者的稿子，想隨時換出錢來維持衣食的事，這是一種妄想。他有一種很高的僻性，情願餓死，也不願拜倒於所謂文豪的門下，求一點間接或直接的幫助，因他們轉提拔，而自己的地位向上，他認為這是藝術家無上的恥辱，一個作者，不能全因自己的藝術去創造自己去完成自己，這是藝術家的品格的破產。

因此，他這兩年來孤軍獨戰，雖說在作品上，增加了自信力，可是在文壇上，仍是被人看爲三四流的作者，生活一年一年地向下，纔是想挽回然而又挽回不轉來，拖欠地拖欠地他現在是負了一身的債了。好點的衣服，不用說，早就進了當舖，後來連買原稿紙的錢也沒有的時候，把一個舊手錶做八角錢也賣去了。這樣一來，他的思想和他在作品所表現的，都偏向社會主義去，英國吉辛，法國巴比塞的作品，他最歡喜，吉辛那篇窮紳士，讀完了，不禁拍案叫絕，初次在遠處的歐洲，找了一個命運完全相同的朋友。

於是他的作品，又轉了一個方向，一個七萬字的以八十元賣去的長篇小說，名爲破滅的，就是他這最窮期的有力的作品，破滅的發表，出於意外的，竟有時髦批評家，在雜誌上評論了。他的幾個朋友，也都寫信來獎勵他，就是他和汪碧如女士的相識，也是這長篇小

說的媒介。

破滅的內容是很簡單的，寫一個新時代的女性，失身於一個青年，生了一個孩子，後來青年棄她了，她帶着孩子過着窮苦的勞働生活，結果孩子被人輕視，又無意中折斷了一隻腿，自己身體病弱，耐不住過苦的工作，最後是因貧窮壓迫得無路可走，先殺了孩子而後自殺了。這書的情節，雖很簡單，然而以作者多年貧窮生活的體驗，和作者長於青年心裏描寫的筆鋒，精細地深刻地寫下去，成功了這部有力的創作了。

碧如過了幾年味同泥土的沉寂的生活，不能完全死去的心機，總是春草似地時時求着向上面伸展。那樣的家庭，不用說得不着慰安，學校的生活，更是機械得沒有一點趣味，自然地恢復以前的嗜好，在文藝上來找一個安慰心靈的世界了。

她的閱讀文學作品，唯一的目的，是厭倦了這現實的世界，厭倦了這現實世界一切醜惡，虛偽，陰謀，險刻的人類，總想把她受了傷受了苦的微弱的心，寄託到另外一個清淨的世界去。淺一點說，就是把藝術，當做人生的娛樂也無不可。因為她的長年寂寞的心，再不加一點雨露，是快要乾枯，快要萎縮了。

她不像七八年前的她了，情熱的戀愛的浪漫的作品，她倒不歡喜了，如少年維特那類的小說，她覺得已經不是像她這樣的人所愛讀的。現在能打動她的心東西，是比較把人生描寫得深刻一點，把心理解剖得精細一點，是反映着人間苦和生活苦的青年男女的躍動的縮圖。因此，一個新進作者田源的小說破滅，大大地得了碧如的讚賞了。

碧如一氣讀完破滅，她感到作者，書中的主人，和她自己的命

運，是打成了一片。她覺得這三個毫無關係的人，無論在性格，在思想及其各方面，都是一個方式，尤其是寫一個女子被愛人拋棄，爲貧窮所壓迫的苦痛，心靈的悲哀，世人的白眼，那種深刻地描寫，碧如是能深刻地體會到的。作者的心，無異就是碧如的心。她讀的時候，真有點茫然了，幾次反問着自己，書中的主人錢女士，不就是自己嗎？她在灰色的人生路上掙扎，嗟怨，憤怒，苦惱，不就是自己嗎？她爲這錢女士掉下許多眼淚，她想，這不是悲歎自己於身世而流下來的悲哀和熱血的結晶嗎？爲什麼有一個這樣偉大的作者，能捉住爲生活爲戀愛所苦惱的一個現實的女性，表現得這樣深刻呢！再一想到世上還有一個這樣的作家，突然在憂鬱的心田，浮上一層神祕的苦笑。

碧如幾年來，除事務的必要外，從不和男子寫應酬信的。這次她破例了，她再不能在這位偉大的作家的前面，仍把自己的苦悶守着祕

密。在那時沒有一點愛情或其他的作用，她是帶着無上的敬意，讚賞他的作品，一面講到自己是一個可憐的女性。她的意思，是說作者所寫的人物，不是世上沒有的，像自己就是這樣的一個。她忍不住地把幾年來心中的鬱積寫了一封長信，寄給田源，信裏還說了若能當面請教，更是光榮的話，最後還問了他夫人的安。在碧如女士的心裏，這位深刻的作者，年齡總是三十以上了，有孩子雖不確實，夫人是無疑的，所以在信的最後，就附了一句「祝夫人安好」！

因這封信，他倆就相識了，由通信而會面，由會面而親密，進一步地進一步地雙方是陷入戀愛的狀態了。至於田源是一個青年，還沒有娶妻的事，在田源回她的第一封信裏，就坦白地告訴了她，她當時聽了雖說稍稍有點躊躇，再一想到作者是如何的坦白，如何的不像一般男性慣用一種技倆來欺騙女性的時候，一面又覺得自己是卑鄙，一

面覺得作家是更偉大，於是乎她就坦然地和田源交際了。

愛情是由醞釀而生出芽來，再伸展，再蔓延，而致於成熟。從去年春天到今年十月的現在，這一年餘的期間裏，他倆的心裏，是不知不覺地成長一種熱烈的愛情的。在以前，碧如一覺到這是與尋常的友誼不同的時候，她自己曾有幾度的考慮和振作，『無論如何，我不要再陷到那旋渦裏去。』她雖是在心中這樣反覆地說，不知怎的有一種什麼力驅逐她的，——想擺脫又擺脫不脫，仍是推着她前進走向原路的一種力——使她失去了以前的理智。可以說，他倆是互相愛着了。

和碧如的相交，在作家田源的立場上，於他的精神，於他的藝術，都有大大的活動。至少他無意中得了一個異性的知己，貧窮雖是貧窮，至少在黑暗的境遇裏，減去許多寂寞了。他不怕貧，他不怕苦，他只要有女子同情他愛他，他會精神百倍的拚着所有的熱力，

到藝術的園裏去找出慰安和光明來。他要仗着熱烈的愛情的刀劍，去制服貧窮與勞苦。他覺得幾年來的苦鬪，到底是找出了一點光明，這點光明，是代用眼淚用熱血用藝術換來的代價。換句話說，碧如女士是照透他的藝術的明星。

(四)

在碧如的心裏，他倆的愛情，時常生出一點不快意的波浪來的事，是田源過於貧窮。是的，在昔日的碧如，絕對不致於鬧出因戀愛而顧及貧窮的笑話。可是她現在，不知怎的一想到「貧窮」這兩個字，她就會退縮似的。她十年來爲「貧窮」壓迫所受的苦惱也夠了，小說裏所描寫的一些人因窮得無路可走而自殺的事，碧如是體驗過這

種心情的。一月十八塊錢，要供給家庭，要供給自己，眼望着社會上的衣服和鞋帽，變了許多新的式樣，自己硬沒有做兩件最新式衣服的能力，嚴寒的冬天，從家裏到學校去的路上的刮人的北風，吹得臉上發痛，連買一瓶雪花膏的小錢，也不自由，同事的女先生們，裝扮得花枝招展芬香撲鼻，對她又是驕傲又是冷笑似的，碧如在這種空氣裏，較之飢寒的實在的苦痛所受的精神的不安，自尊心保持而又時時在動搖的精神不安，除使她暗暗地流着眼淚以外，是再沒有一點方法的。若是不立身於教育界，還好一點，本本分分地做一個工場的工人，或是大家的女僕，那是多麼自由呀！站在所謂神聖的教育界，連一瓶雪花膏，一雙人造絲光襪都沒有錢買的時候，不要說是一個小姐，就是在社會上滾過多年的老於世故的男人，他對於他的生活，是要怎樣的厭倦，怎樣地詛咒呢！

體驗過苦惱過貧窮生活的人，不敢借以愛情的美名，再去嘗試的事，那正是今日碧如女士的心。她知道世上的一切，都是要被金錢戰敗的，就是號稱神聖的愛情，望見金錢也會低下頭來。任何愛情是如何的熱烈，沒有金錢，生活是冷如冰炭。她明明知道世上愛她的了解她的同情她的是田源，同時知道世上爲生活壓迫爲貧窮苦惱的也是田源。現時他一人還在千難萬難的飯碗裏掙扎，有了妻，有了孩子，生活會難到一種如何的程度呢？

在田源那方面，絕對沒有因碧如是貧窮而不愛她的心理。因爲她是貧窮，在愛情上更加上一層同情，並且明知自己是一個窮的作者，她仍是愛他的時候，他對她更感到敬意。不用說，田源是將他的全身捧給碧如的了。

可是，在碧如今日的心理，倒沒有爲愛犧牲而繼續着貧窮生活的

決心了。她明知她自己爲戀愛在顛倒着，同時又知道這次的戀愛，不比從前的，全以熱情而左右的了。可以說，她確實在通過一個「愛與窮」衝突着的難關。

這難關在最近的五六月，無日無夜不使她的心困擾，自責，衝突，悲傷。因此，田源屢次向她求婚，都被她婉言謝絕了。一直到現在，仍然沒有結果。

因田源過於窮困而她不敢毅然地和他訂婚，而自己想和他斷絕又不能斷絕的這一年來的這個場面的最近，因配角楊師長在舞場突然地出現，更生出一點枝節來，這枝節，使這幕悲劇的場面，驟然緊張。不要說演者，就是舞台下的觀衆，也都陷入緊張的危機了。

二月以前一天的上午，正是縣立小學的十五週年紀念。學校放假一天，開一個大大的運動會，以資慶祝。楊師長和縣知事就是這次運

勸會的名譽正副會長。就在那天，楊師長見了碧如了。這般豺狼成性的軍閥們，他還躊躇什麼呢！見了錢見了女子都是要搬到自己屋子裏去的雄糾糾的畜生，那能在他勢力範圍之內，放走這個會負過美名的還是女教員的汪碧如呢！

就在那天，楊師長叫着校長訓話了。——因為他們的總師令，也是叫大學校長訓過話的——開始是說了幾句學校辦得還好的客套話，接着就談到男女教員混在一起的利弊，最後，他毫不隱瞞地說明了他想娶汪碧如的話了。校長先生一面點頭，一面說，『這件事是好辦的，好辦的！』後來，若是校長能做成這件婚事，楊師長應允給他一個少校參謀的位置，就以這個條件，在那天還沒有等到閉會，楊師長得意地和校長告別了。

校長先生爲這件事，曾費了許多心血。親自訪過碧如的母親，親

自陪碧如赴過楊師長的夜宴，親自給碧如寫過『革命時期，女子與軍人結婚，就是間接幫助革命』的詞嚴義正的長信，還親自捧過楊師長送她的花緞旗袍。在那一月中，學校的事，全放在腦後，爲想兼顧那個少校參謀的差事，拚命地在替楊師長跑腿。

天呀！楊師長是一副多討厭的相貌呀！大頭大臉，滿面是鴉片煙的灰黃色，那雙東射西射的貓兒眼，兇險得可怕的鷹嘴鼻，兩道直豎的眉毛，一排鑲了三個黃金牙的門齒，一切是下等，粗鄙，兇險，惡劣。第一次碧如聽到校長說要她嫁楊師長的時候——本來校長也就說得太不委婉了——她覺得是如何的可笑呀！

可是，一月後，碧如的心，有點立脚不住地動搖着了。母親帶着眼淚的逼迫，校長帶着卑鄙的微笑的催勸，楊師長家夜會的綺麗，穿在身上花緞旗袍和豫料的種種華美的衣飾的引誘，再加之自己貧窮的

苦惱。教員生活的厭倦，都使她現在的心躊躇，突變。再一想到自己就是因爲那愛情，而犧牲了自己的時候，不僅對於田源，就是對於他的藝術，也感到渺如雲煙的虛幻了。

她想：

世上有什麼理想之夢，又有什麼精神的樂園呢！教員生活與妓女生活，能分得出多少高下嗎？有誰完全能忘記現實世界的享樂，把短短的一生寄託到某一種信仰上呢——如愛情如藝術如教育——像我一個這樣飽受了愛情的創傷，飽受了貧窮的苦痛，飽受了所謂神聖的教員生活的厭倦的女子，還有力還有血再能走入同方向的路途嗎？我現在需要什麼呢？在我的生活裏，我需要什麼呢？有的是青春的美夢的追懷呀！有的是因愛而流出來的血和眼淚呀！有的是貧窮的刀劍呀，有的是粉筆的灰塵呀！我現在還需要什麼呢？難道我還要顧及世人和社

會的褒貶嗎？這個把我陷入於地獄之底的世人和社會呀！

接着又是母親帶着眼淚的逼迫，又是校長帶着卑鄙的微笑的催勸，又是楊師長的豐美的生活的引誘，更兇的是貧窮帶着惡魔的面孔的恐嚇。「這到底是一種什麼人生呀」，她苦到無可奈何的時候，只好深深地歎一聲長氣。

若是沒有田源，就痛痛快快地嫁給楊師長罷，若沒有楊師長，田源的問題也是很簡單的了。她現在已成了同情田源和玩弄楊師長的心情了。持以女子特有的美質，去玩弄一個有錢的軍閥，又有什麼不可呢！

最後，她是把這件事的原委，在田源的面前告白了。田源聽了，是如何地憤恨她母親，軍閥和校長呀！一面可憐碧如站在人生最難解決的地位，同時又憤怒自己爲什麼得不到一點金錢的勢力。到這時，

他真懷疑藝術的微弱和愛情的無力了。他恨不得把他寫的創作，痛快
地毀牠一個乾淨，但是一想到軍閥的罪惡，校長的污劣和教育的破產，
貧窮與愛情的爭鬪的種種社會的醜惡的現狀，他覺得把這種萬惡的現
狀向人間暴露的事是他唯一的責任了。

『我沒有你，我自己和我的藝術，都全會滅亡的呀！碧如！』

『我沒有你了，我失去了一切的熱與力了。請你把我看作是社會
上一個最下等的女子罷。你想，像我這樣的女子，是多麼卑鄙呀！』

田源當時所受的突擊的痛苦，在碧如的心裏是深深地體會到的。
因為她一想到在以前她聽到靖志在巴黎娶了妻的消息，自己是受着如
何的打擊和動搖的時候，她就由此可推想到田源今日的心情了。不過
她不承認她像靖志那樣的薄情，她今日的變態，是受着各方面的黑暗
所包圍，使自己的眼睛失去了見路之光明的。她認為這是社會和人類

的罪惡。

於是乎，這幕三角的社會悲喜劇，轉了一個重心。這重心移到楊師長的頭上。楊師長部下多的是參謀和顧問，對於這次的事，決定先以金錢的引誘，後以勢力的威嚇。他這種雙方並進的手段，收着很大的成效了。那個多年夢想這樣喜事的碧如的母親，趨炎附勢的校長，又是如何地在旁面盡力呀！然而也還是他自己對於世上一切的事，都感到失望，反動的生出對於現實生活享樂的渴慕了！

(五)

就在汪碧如和楊師長結婚那天的上午，——那是一個多光華多明媚的小陽天氣的上午啊！碧如接到從田源那裏來的一封信。

.....

我爲減少你心靈的苦悶和牽掛，我離開你了。你接到這封信的時候，你會想到我是在風塵僕僕的旅途上飄泊了。『遠呀！遠呀！』我總想和你隔別一個世界，流到一個無窮遠的寂無人煙的沙漠去。你要知道我的內心，是如何地沸騰着青年的熱血的呀！

你爲種種的逼迫，而走到那樣的路上去，我爲什麼沒有力量救出你來呢！你二十七年來所經過的人生的灰色的路程，就是一部最悲痛的最矛盾的人生的寫實小說。最痛心的，你持着這樣美質這樣伶俐的心的女子，你所經過的人生的路程，還不過是一部小說的開端呢！你將來的生活，再會轉到一種怎樣的場面，這是令人所難豫料的事。

你的心，你的境遇，我全了解。我不責備你不責備我自己，不責

備其他一切的人們。我覺得這就是世界，這就是社會，這就是人生，這就是藝術，這就是人的心。

我敢說我是一個真愛你的人，所以我現在要離開你了。若是在天涯海角的黃昏月夜，在我倆的心裏，同時浮出對方的影子的時候，我認爲這是最高貴的藝術，這是靈感的詩了。愛一個女子，爲什麼定要強迫地佔有那個女子呢！我這樣想着的時候，我又寂然了。

在以前，我曾計劃過寫幾個長篇，一筆款子，和你結婚後過一點豐美的生活，後來我知道這全是一種不能實現的夢了。我想起那次請你看法國的電影，受盡了侮辱的譏笑的眼色才借到兩塊錢的事，我知道像我們這樣的人，是失了愛一個女子的資格的了。我那時就想決絕地同你告別，一種什麼慾望，仍然推着我，陷入於

迷離恍惚的夢境。我知道，我自己終會要做小說中的主人的，終會要做舞台的主角的，真的，今日終於在舞台上受傷了。我想就帶着這點傷痕，巧巧地逃去，好讓把這幕劇快快地閉幕罷。

碧如！在這幕劇裏，還是你的命運最苦，我是能帶着傷痕逃去，你是帶着滿身的厭惡，疲勞，憤怒和恥辱，仍是要直驅前往，待演第二幕的。我爲什麼沒有力呢！爲什麼沒有力幫助你跳下那五光十色的舞台呢？

你是知道我的境遇的，我這次除去身邊的幾元路費以外，什麼也沒有帶，飯錢房租都沒有付，就是這樣寂寂地逃開了。這怪誰呢！我不能去搶，又不能去偷，我要付房金要付飯錢的必要嗎？若社會把我看做是罪人的時候，我是置之不顧的。

我不像英國短命的作家吉辛所寫的那個沒有肉吃而大罵吃了肉不

消化沒有酒飲而大唱禁酒論的窮紳士，我不能因為貧窮失去了戀愛，而我就主張戀愛至上主義，我始終把戀愛是當做人類最高尚的超過一切的精神的結合，不過，我這次是失望了，因為這次展開在我眼前的戀愛，仍是不能超過一切的精神和生活矛盾的社會喜劇呀！我現在真要懷疑世上沒有真的『愛情』，只有真的『貧窮』了。碧如！你叫我怎能不這樣懷疑呢！然而我又是忘記你的，你只要能在你豐美的生活裏，稍稍留心我的作品的時候，你可常看出你自己的影子的。碧如！你真是我在小說裏描寫的美麗的女性呀！可是，自己每天在寫小說，到底自己逃不出小說人物中的一個，我又覺得很可憐了。

最後，我再述一遍，因為我是真的愛你，所以我離開你了。我是了解你愛你的，然而，請你忘記我。



我還是這樣寂寞地逃開？



.....

在第二天的晨報上，有一段楊師長和汪碧如女士結婚的記載，在記者的筆下，是說着這對佳人武士的結合，於中國革命的前途，也是有很大的關係的。最後是校長先生一篇很長的結婚革命化的演說。

枯萎的荒原，明年又是深綠的春草，只是旅途上的車輪，載去了一去不返的『王孫』！

五月四號

蜘蛛
的
死

那是一個夏日的黃昏。

美得可愛的最後的陽光，落在山腰裏，滿山帶着金黃色。沉悶的天空，無數的飛蟲，在飛舞着，山後的樹林裏，傳來一些繼續的蟬聲。雖說到了黃昏，但熱氣仍未退去，似乎與黑夜還隔得很遠。

這時一匹蜘蛛，從屋角裏伸出頭來，一望見那廣大的天空，一望見那來來去去的飛蟲到他鉄色的臉上，竟浮出笑容了。

——這是一個多美的世界呀！

他於是由屋角裏慢慢地爬上他的網子去，在網子上有幾匹被囚而在作最後掙扎的蚊蟲，蜘蛛一匹一匹地不客氣吃下肚子了。在平日，他一定很滿意，因為在以前，他連想吃幾匹蚊蟲而不可得的時候是很多的，有時終天找不着一點食物，挺着肚皮挨餓，望着隣家的大網上，各種各樣的飛蟲沾着的時候，他竟下着飢餓之淚而哭泣了。

可是今天他望着這美的黃昏世界，幾匹小小的蚊蟲，真不能滿足他的慾望。因為在他的網邊，就有幾匹大的蜻蜓，自由自在的飛來飛去，在向他引誘。他想，假使能捉住一匹這樣大的蜻蜓，豈不是可以謀一個大飽。他正在這樣愁想的時候，把眼一斜，正望着隣家的網子上，一匹蜻蜓被捉住了。他又是憤怒，又是羨慕。恨不得即刻爬過去，把他那網子弄牠一個大洞，放了那蜻蜓的生，才覺得痛快淋漓！不料恰在那時，鄰家那隻大而且黑的蜘蛛。帶着勝利的驕傲的眼光，

飛奔似的，跑出網來，用那雙長足，夾住蜻蜓的尾巴了。

——糟了！糟了！

他的聲音，帶着憤怒，似乎忘了他自己的本心，全是同情弱者反抗強者的口氣。

一種無名的煩悶，強烈地刺着他的心，這是一種他從來沒有感到過的煩悶。他於是懶懶地退回屋角去，只留一個頭在外面眺望。

飛蚊甚多，他全不注意。兩隻眼睛，全盯在那幾隻大蜻蜓身上，他們是飛得那樣自由，——又是向他冷笑，又是向他引誘那樣自由地飛舞着。他望着，眼裏要迸出血的火花了，他想，有什麼辦法，捉住一隻大的，死勁地咬他一口。

蜻蜓似乎也在尋找什麼而沒有找着地慌忙地在亂飛着，但是飛來飛去，總是撞不着網子，有一兩回，翅膀剛要接着網子的時候，不知

怎的，似乎有一種靈感，他們立即安然地退回去了。在那一剎那，蜘蛛在屋角裏，真是急得流出汗來。

——怎麼的呢，怎麼我就不能得到一個豐美的夜宴呢！

他用前面那雙長腳，在頭上搔了幾下，這樣沉思着了。突然間，他恍然大悟地，雙眼直望着那些蜻蜓。

——對的，對的！假使我的網子再大一點，至少像鄰家那樣的大！他們一定逃不脫了。你看，他們不就在網的邊上飛來飛去嗎？只要再寬兩三寸，担保有望！

想到這裏，他狂笑起來。在這種狂笑裏，帶着一種惡魔特有的凶狠的面孔。

——你們不要得意罷！明天這時候，你有勇氣，就再來。

天色漸漸地暗下去，他也無心再去捕蚊蟲，一心一意他準備擴大

網子的工作了。

二

第二天，是一個比昨天更要悶熱的天氣。黃昏時候的天空，飛蟲蜻蜒那類的東西，飛來飛去，真不知有多少。在昨天那個屋角上，果然掛上一個比從前要大兩三倍的蜘蛛網子。

他躲在屋角裏暗笑了，兩隻探望的眼睛，也帶着暗笑。他暗笑蜻蜒的愚蠢，不知道避開他自己的計謀。那時，幾隻小蚊蟲，粘在網上了。但是，他一點也不動心，他在等待着，等待着所期望的東西。

世上真有那樣的奇事，過了一刻，果真有一隻小蜻蜒，被網黏住了。他拚命地想逃開，幾片翅膀，不住地撲動。那隻飢餓的蜘蛛，眼

底冒出火光來，

——乖乖！你跑往那裏去。

一面喊着，早已跑近他的身邊，咬住他的尾巴了。

——你也有今天，哈哈！

他再沒有注意到天空，再沒有注意到鄰家的網子，再沒有注意到飛舞的蚊蟲。他專心地在想着要如何處理這蜻蜓，才是最痛快。

——無論如何，總是一個豐美的夜餐呀！

他苦笑了！

三

從那次以後，在他那大的網上，常有大小的蜻蜓被囚着。可是，

他現在並不滿意這東西。他這幾天所追求的，是常從簷下飛出去的蝙蝠了。他想，若是能捉住一匹蝙蝠，半年還吃不完罷。並且在他住着的屋角的簷下，就常看見蝙蝠的影子。只要把這網子。能夠延長到對面的屋角的時候，不要說蝙蝠，就是燕子，也會被網子囚住的罷。

他想到這裏，滿身發起熱來。覺得世上的事，並非完全絕望，只要自己去奮鬥，萬事俱可爲。

——不要畏死，不要灰心，拚命地幹牠一下。不吃他隻把蝙蝠，活到世上有什麼味？現在用不着什麼躊躇，唯一的方法，就是把網子擴大。若是擴到八九丈的時候，小孩子的頭也會網得住罷。

他非常興奮，然而又很勇敢。似乎他解答了一個大難題，磨拳擦掌的，想拚命地奮鬥一下。

於是，他日夜計劃着他的工作。他知道他這次事業的重要，他想用盡他全身的精力，想流盡他全身的心血，來成就這件大事。他想，能夠怎樣努力，就怎樣努力，能夠怎樣犧牲，就怎樣犧牲，能夠把網子擴到無窮大，就擴到無窮大。他抱事業不成，甯願死去的決心。然而他有時，也須想着成功以後的樂事。真的，一隻蜘蛛活吃着蝙蝠，不是很痛快嗎？

幾天以來，他很忙，很倦，但是他不灰心。實在說來，這是一件多艱難多偉大的工作，好比一座壯麗的建築，要從底下一步一步地建上去，不可虛構，也不可空描。蜘蛛網子，是要一根根的絲織成的。並且他還織那樣大，這是一種多艱難的事業呀！

工程做了一大半，蜘蛛病了。他並不因病，就灰心，就縮小工作的範圍，他認為這種病，不過是過於疲勞的象徵，休息兩天，就會好

的。果然，第三天，病真的好了。於是，他又開始工作。可是現在不比從前了，一天做不得半天的事，全身都軟弱不堪，幾雙腳，疲得沒有一點力，吐出來的絲，無論質，無論量，都比以前，相差很遠。然而他並不因此就灰心，他即是偶然感到前途恐懼的時候，持着最後的那點力，又向前奮鬥了。

在這種疲勞的困苦中，又奮鬥了幾天。工作快告成了。他望着這樣一個大得可怕的網子。他自己也好笑起來。他想，再有一兩天，網子已是成功，我也無須努力了。

鄰家許多蜘蛛，望着他，望着那樣大的快要告成的網子，都帶着驚奇與羨慕的眼色。然而他自己呢，臉上已現不出什麼驕傲和喜悅的表情了。他的心裏，暗暗地有點痛，暗暗地有點悲傷。他很擔心這最後的兩天，是他最艱難的危機了。不知怎的，以前苦了那麼久，一點

也不覺得，現在最後的兩天，他真有點提不起腳了，實在他是疲勞到了萬分。他所有的精力，差不多算用盡了。

可是，他仍不能就這樣放任下去，無論如何，非把這件工作完成不可。爲什麼要退縮呢？爲什麼要動搖呢？他一想到第三天就可完成這網子那是如何快樂的時候，他又滿身都是力，滿身都是絲，簡直是勇氣百倍了。

——只要兩天了，怕什麼。

他這樣一想，又奮身的向前進。

四

第二天黃昏的時候，天空非常的陰暗。山上升騰着幾處濃煙，空

中更顯得沉悶。黑夜漸漸地侵來，一切都是靜寂，簷邊幾匹蝙蝠，無聲地飛往天空去，又是無聲地飛回來。

現在呢，他經營的那個大網，只須一根長絲了。只要那根長絲，從那邊的屋角牽到這邊的屋角的時候，他那大的網子，算全工告成了。可是，就是這根長絲，他就有點支持不來，他的身體，現在不由他自己作主，有點茫然，有點動搖了。

——怎麼的，我要死嗎？

蜘蛛驚歎着，望着自己這個快要成的網子，不禁熱淚雙流，掩面哭泣了。

——我能就這樣收手嗎？我能示弱嗎？鄰家的恥笑，蜻蜓蝙蝠的猖狂，我能不復仇嗎？死！那有這樣容易的事！

他殘喘着，他掙扎着，他哭泣着，又牽着絲向前面進行了。

——天呀！給我一點最後的力，給我最後一根絲罷。

他殘喘着，掙扎着，哭泣着，帶着滿身的傷痕在向前進。

.....

.....

再不能殘喘，再不能掙扎，再不能哭泣了。他確實達到了終點，網子確實是織成了。但是，他不能動了，永遠不能動了。

.....

第二天早晨清麗的陽光，照遍這山林的時候，那大得可怕的網子上的露水，珍珠似的都放着光。一隻小蝙蝠，黏在網子上，在作最後的掙扎。可是，死了的蜘蛛，閉着眼睛，看不見這掙扎的蝙蝠。

八月二十五作

半
夜
醒
來

三郎懶洋洋地躺在蓆子上，眼凝望着紙門外的天野。臉上嚴正的表情，似乎在苦思着一件什麼事，其實呢，他什麼也沒有想，只望着幾隻在空中追逐的飛蟲。

那時，他的夫人，正從寢室走出，想往廚房去，剛經過他的身旁的時候，三郎翹起右腳，在他夫人的腳跟上撞了一下。

——什麼事，動手動腳！

夫人在他的腳上打了一巴掌，氣憤憤地這樣說。三郎聽見夫人的

聲音，不似平日的溫和，生恐她動了怒。連忙伸出手去，扯住她的裙邊。

——太太！你往那裏去？

——廚房裏去！不吃飯？

三郎到這時，才真感到他的夫人的聲音，在向他挑戰了。他每當這種戰機急迫的時候，總是用一種遊戲的滑稽的溫柔，去制止戰爭，去博得夫人怒裏的微笑。然而他今日失去了那種遊戲的滑稽的溫柔，不知怎的，心裏微微有點難過。於是兩眼直望着她的臉，手放了裙子，用着最真誠的聲音說：

——親愛的！你硬是因爲我近來太窮了，不高興嗎？

他的夫人卽刻在唇邊，露出一種哀憐的微笑，她知道三郎又在多心了。

——那裏！我今天不大高興，想起小孩子一個人寄得那樣遠，又沒有錢寄去。

——是的，我也想到這件事。現在稍稍有點指望了。剛剛我睡在這裏，想了一個長篇，寫一對青年男女因戀愛而遭家庭，朋友，社會的反對，最後是雙雙抱着投水了，一面沉下海底去的時候，一面仍是抱着接吻。事體雖是簡單，我要用最鋒利的筆，描寫這個時代的黑暗，家庭社會的罪惡，和真的戀愛的神祕與偉大。書名我想用戀與死。……

——這樣的題名，一定能銷。

——只要能銷，我們就有飯吃。在這樣生活難的時代，還講得什麼爲藝術的藝術，和爲人生的藝術，那個不是爲生活而工作的呢？老實說，這本書我將注重迎合青年心理的描寫。寫得好的時

候，能有機會演電影，又可以得一筆錢。……

——那末，就寫罷！

——那能就寫，筆尖，墨水，原稿紙都得新買。

——好極了！這本書能寫成，兩百塊錢是好賣的。若是有了兩百塊錢，第一步是寄五十元給小孩子，第二步你得買一套夏衣，牛奶也不能不吃！

——太太！說什麼夢話！現在原稿紙的錢在那裏？

——只要你寫小說；一切歸我備辦。好，這時候我去做飯，飯後，我給錢你。

夫人說着，急忙地走向廚房去，三郎聽了夫人的話，臉上現出喜色來，他猜想午飯以後，太太是要給他幾個磁錢的了。他雖說不知道她的手中到底私藏着幾塊錢，但是每當三郎窮得睡在蓆子上動也不動

的時候，她貼他塊把錢零用，那是常有的事。他想今天至少又可以得筆小款了。他想到這裏，心裏微笑起來。望着門外一隻小蝴蝶，在一朵紅花頂上飛旋，似乎也很快活。

二

那天在三郎的家裏，有一個比較豐美的午餐。除了碧綠的青菜不說，有豬油燒豆腐，有兩個荷包煎蛋，並且還有一碟火腿。這火腿還是兩月前陶女士從國裏寄來的，吃了兩次，三郎總是稱道故國的風光不置，所以她的夫人說，還剩有一點，留着五月五過端陽吃。不料，那天下午，也端了出來。可知那次的午餐，在他的夫人是煞費苦心了。

吃飯時候的空氣，也非常優美。在這樣的空氣裏，顯得三郎這個小家庭，似乎還是新婚時候的景象。他倆一面談笑着，一面吃着飯，忘記了窮困，忘記了寄在故國江邊的可憐的孩子。更奇怪的，就是在三郎的眼裏，覺得今天他的夫人更美，更慇懃，格外可愛。

飯後，倆人收拾了飯具，又坐在蓆子上談了一刻話，沒有紅茶，更沒有可可，只好飲白開水，朋友來了，三郎總是說，『請喝白開水罷，因為我有胃病，不能吃有刺激性的飲料。』其實他在兩月前有錢的時候，咖啡，紅茶什麼都有，現在書局不寄錢來，一樣一樣地減少，現在只好喝開水了，三郎的夫人也拿着喝多了咖啡怕黑臉的話來騙自己，說開水也特有風味。大概這兩月來喝淡了口，她忽然對三郎說：

——這次的稿子若是賣了錢，六角錢一罐的紅茶，非買一罐不

可？還有小的沒有？

——還有四角的，……

——就買小的罷。

……

他的夫人說到這裏，似乎記起了一件緊急的事似的，連忙站起來，朝寢室裏跑。打開一口大箱，取出一個小洋鐵盒子，開了鎖，拿出一個小金戒指。於是就捏着這戒指，笑容滿面的走近三郎的身旁來。

三郎會了意；

——什麼好事，這樣高興？

——你猜？

——是不是又是一根金鍊子？

因為在三個禮拜以前，屋裏逼得沒法的時候，三郎的夫人將自己的一根金鍊子當了二十塊錢過了那個難關。三郎看見她今天又在開那小洋鉄盒子，莫非還有一根小的，所以急忙這樣地問她。可是夫人帶着萬分的溫柔，好像倆個熱戀着的男女，在一個渺無人跡的山林，女子應允與他訂婚，輕輕地握着對方的手指，將自己的戒指套上去似的，三郎的夫人，將一個剛從內房裏取來的戒指帶在她丈夫的手攤上了。

——這是我唯一的東西了。這是我母親的遺物，所以我非常重視牠。幾次窮得沒法的時候，我總不願意拿出來。今天你既想創作，這是很難得的機會。但是，只可以當，錢來了，我就去贖。好不好！

——好的！既然是母親的遺物，當然不可輕易地令牠失去。我有一個熱當舖，送到那裏，價錢比旁家高，並且又穩妥。你放

心，乖乖！下月一定有錢來。

——要有錢來才好，不然，這種生活是太苦了。於我不要緊，你的身體是這樣弱的，經不住拖呀——

——我也知道，這次非好好地寫下不可。

.....

三郎一面說，一面在打領結。本來天氣有點熱了，他們披着那件素外套，——因為褲子的後面打了許多補釘，不穿外套旁人看着不雅。——他坐在走廊的木板上穿皮鞋的時候，夫人把那頂三年前買的舊呢帽戴在他的頭上，他的心裏，快樂得暗暗地笑，他想，太太這種溫柔，許久沒有領略了。他只是笑着想，並沒有抬頭。一氣把兩隻皮鞋穿好，最後還擦了點油。

——你一個人在家裏不寂寞嗎？

——不要緊，快點回來？稿紙，筆尖，墨水，不要忘記！

——是不是要買瓶雪花粉？還是雪花膏？

——都不要！

.....

三郎已經轉了一個橫灣，到那下山的角上了。他望見夫人仍靠着紙戶在望他，他連忙做照電影裏面人物的表情，把右手放在唇邊親了一下，向夫人送了一個吻。夫人也回他一個媚笑，這種媚笑，使得三郎感到他的妻，還沒有失去女性中最尊貴的美。

三

已是四月的中旬。遠處近處的山，都綠得很濃了。天空非常澄

湖，幾匹有顏色的蝴蝶，在花上飛舞。柳枝上幾隻雀子，擡高着嗓子亂叫。三郎看了，心裏很是愉快。覺得他的心，好似冬日凍結了的冰，被和暖的春日一晒，全部溶解了。

他一氣跑到電車站——因為他住在山上，下山去坐電車，得步行十五分鐘。——身上微微地有點熱。跳上電車，選了一個位子坐了。在三郎當時的心裏，是充滿了希望與樂天的。這兩週來壓在他心頭那塊沉悶的東西，今天全銷散了。他覺得世上的事，並沒有到全然絕望的境地。看去是山窮水盡，然而一轉眼，便又是柳暗花明。他因此，更覺得他的夫人，是一個理想的女子了。同艱共苦，倒是容易，要她全然了解男子的心，要她全然了解藝術的價值，這在女子，是一件很難的事。在兩眼望着金錢，兩手抱着算盤的今日的社會裏，要找一個這樣的女子，實在是不容易。想到這裏，三郎硬是昏昏地笑了。

——像自己一個這樣窮困的文人，若是碰一個一月要穿七雙皮鞋的太太，不是碰了鬼。現在總算是萬幸了。她比起深藏斗酒的蘇東坡夫人，也不見得壞呢！

他一面想，一面由窗外望着遠處的好似在海裏突立着的山峯。薄上觀山，比在山上的情景更幽美多了。近處橋下的沙洲上，有幾對白鴨在裝假睡，對岸的淺水裏，小孩子們在拾螺螄，還有兩個大的女人，把長衣捲在腰帶上，底下露出短短的朱紅裙。三郎望得發呆，若不是一個老婆的木屐踏在他的皮鞋上，他才掉轉頭來注意的時候，他真忘記他是在日本了。

他對老婆怒視一眼，連忙把皮鞋，藏到櫥下去，老婆什麼也沒轉注意，一個大屁股，擠在三郎的右面了。

——怎麼這樣一個不知趣的老婆；歐洲我沒有去過，想起歐洲的

老婦人，總不致如像日本的這樣討厭罷。日本的，是又貧，又吝，又酸，又假。

因這老婦人擾亂了三郎心靈的平和，他很高興，被她一擠，更滿身發起熱來，只好站起，右手握住那頂奮呢帽，左手握着皮帶，對着窗口吹風。

窗外的風物，是初夏中最美的景色。遠處的山峯，大浪滔滔的海港，水面前的白鷗，山上綠陰陰的高樹，加以格格格塔塔の木屐的聲音，和在初夏的陽光中出現的少女持着的綠傘，看去都很有趣。三郎看了，心靈非常活動，若是坐在家裏的書旁，有了這種心靈，定會拿起筆來，寫一篇夏的郊外的隨筆，並且一定可以寫得好。

——不錯，自然就是藝術！

他一個差不多說出聲來了。把頭一轉，看見一個少年帶着惡意的

眼色望着他，他才知道他自己在發呆了。他急忙振了一下身子，頭朝前面一望，知道下一站就是西大街。到這時候，他才記起他這次出街的使命。

——是的，到當舖裏去。太太只希望能夠當十元。假使多當一塊錢的時候，當然是到日之出咖啡店去吃杯茶，真的，近來沒有錢日之出也久不進門了，那裏面的下女，見了我一定說我另有情人罷。實在說起來，一個寫小說的人，不能常進咖啡店去活動活動自己的心靈，那豈不要悶死。每天坐在家裏守着太太，我不信寫得出好小說來。……

三郎想到這裏氣憤極了。爲什麼他就連幾角進咖啡店的小錢也沒有。

——無論如何，今天要想法子當十一塊錢，假使再能多，不用

說，到太平洋飯店去吃一頓飯。

四

下了電車，到山本當舖，還得走牛野種菊路。那都是一些骯髒曲折的小路，除了典當東西以外，三郎從不到那些黑暗的地方去的。不料今天又一個人像幽靈似的，在這黑暗的路上徘徊了。

到這時候，三郎才真正感到他自己的可憐。舖夫婦住在國外，把小孩子丟在旁人的籬邊，自己常常連房金飯錢都付不出來，沒法子把夫人的一點有限的手飾都騙盡了，這真不是生活的正道。爲什麼自己這樣沒有力量，還要同女子結婚？若長是這樣下去，生活不是要毀滅嗎。千不該，萬不該，是不該走這條文學之路的。這是一條騙人的無

窮遠的路呀！在這時的中國，靠寫小說來吃飯，不是做夢嗎？

三郎氣憤憤地想起自己現在的生活，與杜司退益夫司基的大作孽與罰中的男主人很相似。並且那不過是一個貧窮的大學生，而自己呢，還是人家的丈夫，還有了孩子。一家的生活，都要靠自己筆尖下的水。那位男主人拿一個鏡去當，因此恨了那個店裏的婦人，終於是把那老婦人殺了。這樣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在三郎的腦裏映出來。三郎有點悚然了。

——但是，我不能，我不能拿一把大斧，斫下那老婦人的頭。中國人與俄國人，根本就不同之點。我不能！不能！

三郎覺得自己太弱了。爲什麼不能進一步地同這社會正式反抗呢！爲什麼不捨棄這條文學之路，去從事積極的工作呢；他真有點茫然了。

——像我們這種羅亭式的遊離份子，活着有什用處。

要不是前面那塊山本當舖的招牌，打斷三郎的思路，真不知道他還要想些什麼呢！

五

在三郎算是意外的幸事了。那個戒指不料竟當了十二塊半錢。他因此笑容滿面的對那老婦人行了禮，他覺得世上總也還有半好的人，就是罪與罰裏面的那位先生，碰着這位婦人的時候，總也不致提起大斧來斫她的頭罷。

本來，十二三塊錢，在三郎的眼裏算什麼。不過，他這一月來，更深一層地認識金錢的價值了。常常缺少一兩分錢，或是缺少三四分

郵票的時候，才知道錢這東西，是有一種神祕的力量。在三郎的心裏，以前只承認愛情，是有神祕的力量，但是，他現在覺得金錢的力量，遠在愛情的以上了。

——金錢的力量，就是有一牛大，然而我們還是不能就去做他的奴隸。今天得了意外的錢，一杯咖啡也捨不得喝，豈不是笑話。

三郎毫不躊躇地，向右一轉，走到正街了。正街的景色，三郎確實很滿意。街上穿着綠衣綠裙的少女，酒樓上妓女的笑聲，點心店裏的女掌櫃，站在街心穿中國衣服送廣告的女侍者，三郎看着聽着，覺得都有趣味。這才是近代都會的文明，這才是能使一個人的精神迷醉使肉體興奮的文明！

——買稿紙！

三個字在三郎的腦裏一閃，他記起他今日的使命了。

——忙什麼，還只一點半鐘。

於是乎，三郎安然地踏進日之出咖啡店的大門了。

——請進！

三四個下女同時喊出來。三郎一面取下帽子，一面朝靠近鋼琴那面的小圓椅子走去。接着用他那雙尖利的眼睛，朝周圍望了一眼。

——怎麼的，相識的一個也沒有？

他坐下去，心裏很不快活。一個粗枝大葉的女人，走近身來，向他嫣然一笑，在這一笑，三郎感到一種極其惡劣的氣味。他想着不是已經坐下了，真得換一個地方才好。

——想吃點什麼？啤酒？

——咖啡一杯！

他今天進來，若是碰着以前幾個和他相識的女子，談談心，喝幾杯酒，吃點東西，豈不是另有風味。不料走來，熟的下女一個也沒有，換來的，只是一些惡劣極點的不善於應酬的東西。他差不多要動怒了，所以下女問他的時候，他氣憤憤地說『只要一杯咖啡。』

咖啡也沒有從前的濃，角糖減得也只有兩塊了。日之出這個店子，他從前總是向友人們稱道不置，不料現在墮落到這個樣子。老是这样下去，不久就會關門的罷。他望着棹上那瓶萎了的花，這樣地想。

他立刻覺得坐在那裏，好比坐在野廟裏似的，毫無趣味。於是放着喝了一半的咖啡杯，開了錢，夾着帽子就往外面跑。

——碰了鬼，曾幾何時，江山就全改了面目！

他出了小巷，走到街頭，被冷風一吹，滿身覺得輕鬆了許多。把

帽子戴上，又緊了一下領帶。

——到什麼地方去呢？

他站在街頭，兩眼朝左右一望，覺得無路可走。看一下錶，還只有兩點鐘。今天的咖啡，於三郎是不滿足的，然而再另找一個地方去頑一下，似乎又太不經濟，多兩塊錢，倒不如買點東西拿回去，討討太太的歡心。

——稿紙，筆尖！……

他差一點又忘記這件事了。連忙提起脚步，又走向正街去。剛走近一家酒樓，腳還沒有踏到橋上的時候，忽然後面有人呼喊了。

——楊先生！

三郎回轉頭來，看見一個穿得漂亮極了的少女，提着綢傘，從酒

樓出來，望着三郎笑。

——秋子！是你！怎麼你到了這裏？你沒有在日之出了嗎？難怪我今天到日之出去，一個熟人也沒有。

三郎一面高興地說，一面走近秋子的身旁。

——你怎麼長久不出門呢？

——我很忙！

——什麼忙？有了太太的人，纏着沒有味。

——不要這樣說，我請你！真的，你什麼時候，來這裏的。雪

子？光子呢？

秋子都告訴了他，說她們因了一件什麼事，日之出的主人把她們全部辭退了。現在她一人在這個酒樓當下女，雪子和光子都往大阪去了。

三郎聽了，很同情她。似乎在飄零寂寞的他鄉，突然間遇着久別
的敵人的心境一樣，他差不多要握她的手了。他半日來的憤怒，半日
來的煩悶，全消散了。滿面現出笑容，直望着秋子。

——你穿着這樣美的衣服，到什麼地方去？是不是另有新的愛
人！

——亂講！我到姐姐那裏去！

——姐姐還在橫街做裁縫嗎？

——是的，今天下午我沒有事，我去訪她！

——我請你看電影去，不行嗎？

——請我？還記得我？有了太太？

——秋子的聲音，無論是真是假，聽去是有點悲傷了。

——那裏！我實在是忙。我常常想起你呢！今天一定同我看電

影去！不同我去，你就對我生氣了。

秋子笑了，撐開傘，矜着三郎慢步地走過橋去。秋子本是三郎最讚美的日本女性，她那幅尖尖的臉，清秀的眉，是非西洋美人所能比擬的。至於笑時露出來的愛嬌，和她走路時候特有的曲線，尤爲三郎所稱道。加之，她今天打扮得這樣嬌艷，又配着初夏的陽光，在人羣中走過，使得路旁的人，個個都要望她一眼。她那樣親切地伴隨着三郎走，尤其是在人目閃閃的大道上伴着他走，他更感着滿意。他覺得他是在向一切的人們復讎了。

——是外國的片子，還是本國的片子好？

三郎故意做着極懇懇的樣子，偏着頭對秋子細細地問，由路人看去，這不是一對正在戀愛中的男女，是什麼呢！

——無論那裏都好。

秋子抿着嘴笑了。這一笑，使得三郎滿身都起了變化，都起了一種熱的顫動。若是在寂寂無人的房間裏，不抱住她接一個吻嗎？三郎想到接吻，不由地偏轉頭去，偷望了一下秋子的嘴唇。呀！那真是蕩似花片的嘴唇呀！

——還是外國的片子好！光明戲院，樓上一塊半的位子，很舒服。

三郎要故意誇示他有錢似的，輕輕而又坦然地說了後面那一句。說了又斜望着秋子。

——樓上？

——當然在樓上。你看我那次坐在底下嗎？

.....

三郎全忘記了他的守在家中的太太，全忘記了他想寫的長篇小說，全忘記了他夫人的戒指了。帶着輕鬆愉快的心，伴着秋子，走進

了光明大戲院。

六

三郎也常常同夫人到光明戲院去看電影，不過每次都坐在樓下。這一次，不知怎的，三郎有那樣豪爽，毫不躊躇地，拿了三塊錢，放在櫃台上。

——樓上特別座，兩張。

秋子看見三郎這樣的厚待她，滿面笑容地脫下木屐，同他走上樓去。

——今天不太奢侈一點嗎？

——算什麼。擠在樓下，太不舒服。

樓上的特別座，都是空的，只有前兩三排，坐着幾位半老的婦人，和幾個小孩子。三郎高興極了。『人太多，行動一點也不自由。』他這樣一想，走到最後一行的蓆子上坐下了。周圍都沒有一個人，那是一個多麼自由的天地。

秋子盤住兩隻腳，觀音坐蓮似的正正地坐着。三郎受不住那樣的著，兩腳向前伸直，背靠着後面的茶架，舒服地半躺着。右手握住她筋左手，放在她的腿上。

大概倆人都沒有注意到電影片上去，稍稍沉默了一刻，秋子忍不住似地說。

——你長久不到我那裏去，是不是真的把我忘了。

她說的時候，抽出左手，在三郎的腰上，用力地捏了一把。

——我實在是忙。實在是忙。

秋子和三郎的相識，有了兩年多。真的，三郎對她雖說是一種遊戲的態度，然而秋子對於他，是抱有幾分真心的。這半年來因為三郎的夫人來了，加以手中時時是錢空，因此和秋子見面的機會漸漸地少了。然而在秋子的心中，確實有點悲怨。因此她常常當着三郎的朋友，責備三郎是一個薄倖者。

那天他倆坐在四圍無人的樓後的簾子上，不免舊情重溫，雙方都發生了一點感慨。所以秋子坐下去不久，就責問三郎了。三郎說「實在是忙」的話，在秋子是不能滿意的。因為她常常聽見光子，雪子她們說，三郎差不多每個禮拜，是要帶着他的夫人看一遍電影的。要說是忙，怎麼同夫人頑就有時間？舊日的朋友，怎麼就忘在背後了呢！

——什麼忙，有了夫人，還記得我？

秋子的聲音，確實有點鶻怨。三郎也感動了。

——我真記得你。我以後常來看你罷。

一面說，一面伸出手去，緊緊地握住秋子的手，她的手心在發熱了。他抬起頭來，電影上正是一對男女，在滿野梨花的月下，正抱着頸子接吻。三郎似乎受了突來的重鞭，兩眼有點昏然了。不由地也伸出右手去，搭住她的肩膀，雙方把頭一斜，四片嘴唇合着了。三郎趁着這時候，左手又從她的大袖裏，輕輕地然而又敏捷地，伸進去，一下就摸住了她的乳尖。秋子似乎受不住這強烈的刺激，連忙向右面一縮，離開了三郎的手。她什麼也沒有說，兩眼直望着電影片上那個女角眼睜上流下來的眼淚。——那是因為男子要佔有她的肉體，而自己又不以全幅的靈魂交給她，使她失望使她悲哀而流下來的一粒一粒的水晶珠子似的眼淚。秋子望了那眼淚，望了那說明，似乎對三郎也有點悲怨。三郎呢！他的思路，倒又轉了一個方向。因為他是一個寫小

說的人，腦筋確是很靈敏。他剛一摸到秋子的乳尖的時候，他忽而想到在一個雜誌上讀過的那篇乳尖與處女的貞操的文章了。那篇文章的主旨，是說由乳尖上，可以看出那個女人是不是處女來的話。那篇文章上說；

——處女的乳部，有一個堅硬的核心，那名為乳核。摸去有堅硬的，定是處女無疑。若不是處女，那乳部就全變成柔軟的了。

三郎今天摸着的結果，與這全然相反。天呀！那裏有什麼堅硬的核心。不要說，當然不是處女了。想起一個這樣年紀青青的女子，就失去了她最寶貴的處女的肉的美的時候，也不知是嫉妒，還是憤怒，三郎確實有點難過。他恨不得就離開她，逃到另一個清淨的世界去。因此，他也無心再看電影，低着頭在沉思着，也沒有去注意秋子了。

出了影戲院，已是五點二十五分。幾家大的店子，電燈也來了，在那黃昏的燈色裏，三郎又看出秋子的嬌豔了。

——倒底還是不錯！那道清秀的眉！

終於和秋子道了別，自己一人走向正街去。

——費點稿紙，回去罷。

三郎的腦袋裏，充滿了接吻，乳尖，咖啡杯子，女掌櫃的紅腰帶。尤其是秋子的腿，胖胖的膀子，那種香豔豔的肉，使得三郎硬不能平靜。只好一壁走，一面胡亂地想下去。

不覺地走上廣陵橋了。他真是忘記了一切，因為他正在得意地計

對着一件事。他想到他今天得了接觸日本女子的肉體，那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前天不是接到上海婦女月刊的編者的一封快信嗎？說是要出一冊二十週年紀念刊，約我做一篇文。今天得了這樣好的機會，做一篇中國女子與日本女子肉體的比較，不是絕妙嗎？這篇文章由我寫來，一定比旁人生色，我是體驗過的呀！

他想到這裏，滿臉都笑起來，不知怎的，想出了一個這樣絕妙的題目。三郎是滿意極了。前面一張人力車，後面一張馬貨車，雙方都高呼着「讓路」，三郎是專心專意地詳劃着論文，沒有注意到周圍的喧擾，等到馬頭撞着他的呢帽的時候，他已慌忙失色，到底被前後的車子擠倒在橋上了。

三郎怒氣衝天地爬起來，開眼一望，人力車上坐一個絕美的少

婦，少婦驚惶的臉色，使三郎的心軟了。

——對不起！

他向少婦忍着怒，苦笑地說了這一句，於是人力車就走了。然而三郎並不能就這樣了事。他向後一轉，那位貨車的車夫，握住纜繩，正站在馬頭的旁面。

——狗東西！你駕車，有眼睛沒有？

——開口罵人！你自己沒有眼睛，怪誰？

三郎一眼望見自己的外套，掛了一個大洞，更氣憤起來，於是就用力地在貨車上踢了一腳。倆人因此大鬧起來，行人都圍住看，警察也趕來了。

車夫說明三郎侮辱了他們日本人，三郎剛欲辯明的時候，警察說；

——不要多說，同我去！警察署去。

然而那車夫並不去，警察叫他走了。三郎更氣憤，「這是什麼法律，對於本國人就那樣優待嗎？以後若有機會，非做一篇最嚴厲的文章，把這種國際上不平等的事，公佈出來。給世人看看。……」

.....

到了警察署，署長問了他幾句，三郎想辯，但是那署長說；

——你不要多說，你是一個外國人，到了這裏，就應該守這裏的規矩。在橋頭的木板上，不是寫着行人靠右，車馬靠左嗎？你爲什麼偏要走到左邊去。你走到左邊去了，你同車子碰了頭，那已經是你自己的錯處，爲什麼還要惡口傷人。你要知道，你是犯了阻礙交通的罪。照法律是要監禁二十四點鐘。若是你急於回去，那末，你出六塊錢的罰款。……

三郎坐在一條圓檯子上，心裏雖是憤怒，然而並不驚懼。

——我沒有錢，沒有錢。

他知道想詳細地去辯明這次事的是非曲直，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也不辯，只說『我沒有錢。』

——沒有錢？那末，請你等明天這時候出去。

監禁一下，三郎並不覺得苦。他想到俄國的杜司退益夫司基的入獄，德國托勒在牢裏還寫了幾個有名的劇本，他坦然了。

——好，我到明天出去。

警察是想錢不想人的，見三郎這樣硬，便也改口了。

——你若是學生，沒有多錢，只要你出五元。但是下次決不能寬恕。

三郎仍是強硬如故。

——我沒有錢。……

警察都出去了。三郎一人坐在房裏。一個昏暗的電燈，使得房裏，更顯得沈悶。他於是燃起一枝香烟，兩眼望着白煙圈子發神。

——這就是牢獄罷。死人之家大概就是這樣的罷。不是，不是，不是，死人之家的背景，是在西伯利亞。這還是文明的都會呢！……

天色漸漸地暗了。夜的街上，避人照例是多的，少男少女，手挽手出入於咖啡店，正是這個時候了。笑聲，下駄聲，提琴聲，無線電聲，都傳到三郎的寂寞的耳裏來。到這時，三郎忽然感着自己的孤單，想起一人在家的夫人了。

——我要回去，無論如何，要回去。

他連忙跑出房來，同看守者說明了他的意見。不久主任來了，交

了五元罰款，他出了警察署，很急地走向電車站去。

——太太在焦急地等待我罷！門關了罷。夜飯或早已冷了，也說不定呢！

坐在電車裏以後，才記起沒有買稿紙，然而他已是歸心似箭，實在沒有再下電車來的勇氣了。

電車窗外吹來的夜風，吹得三郎的心，感得非常冷寂，孤單，恨不得一步就飛到夫人的面前，抱着她大哭一場。夜裏的遠處的朦朧的山影，和海岸的時出時沒的電光，三郎都無心賞識。低着頭，閉着眼，在打算回家以後，如何對太太說話。

下了電車，三郎拚命地跑上山去，雖說是夜風大有涼意，然而三郎的額上，還出了汗。連忙取下帽子，解開外衣的扣子，一氣地循着山路前進。

在山上轉了一個灣，就望見他的夫人憑着窗子在向外面翹望。三郎真是耍下淚了。

——雪溪！

他大聲地叫出他夫人的名字了。雪溪聽見三郎的聲音，也大喊起來。

——怎麼的，你才回來呀！

在這種聲音裏，是含着歡喜，驚奇，恐懼和疑惑的情緒。雪溪剛

預備出去迎接的時候，三郎已走進大門了。

果然，飯菜都擺在桌子上，門戶也清理得很好了。三郎見了，心裏很慚愧。然而又不能不裝着鎮靜。

——怎麼去了一下午？東西沒有買嗎？

夫人看見三郎空手回來，心裏疑惑萬分。

——還買東西，生命差一點危險。

三郎故意誇大其辭，使得他的夫人，倉皇失色了。他洗了臉，喝了一杯開水，把他所遭遇的事故，告訴他的夫人。他說；

——戒指當了十二塊五。我很高興。想買點稿紙就馬上回來。從一度橋上走過的時候，我的腦裏正在計劃着如何去寫那篇小說，想到男女抱着沉往海底去的時候，不料前後的車衝來了，我退讓不及，被車撞倒在橋上。

——沒有受傷？多危險！

——沒有，只是外套掛破了一塊。於是我爬起來，就和那車夫理論，誰知走來一個警察，什麼也不問，放走那個車夫，把我帶往警察署去了。

——你就去，怕什麼？

——誰怕他。去了以後，他們說我犯了阻礙交通的罪，要監禁我二十四小時。否則要罰十塊錢的金。我氣死了。

——當然你出錢的好，十塊錢算什麼！

——我有錢出？我想就坐二十四點鐘罷，但是坐到六點鐘的時候，就想起你一人在家可憐，一定在担心我罷。若不是因為你，我是不回來的。因此沒有法，只好付了錢，跑回來了。

夫人聽了，很同情他，說了許多安慰他的話，覺得丈夫一人在外

面受了侮辱，自己不能替丈夫去分担一點痛苦，覺得很難過。連忙帶着溫柔的聲音說；

——錢算什麼？不要想罷。住在他們的國裏，受了欺凌有什麼辦法。

夫人的眼睛，差不多要紅了。三郎什麼也沒有說，躺在蓆子上。

.....

那晚上，三郎睡得很早，他的夫人對他的溫柔，使三郎非常感動。覺得在這茫茫的世上，只有他倆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結合在一塊的，愛他的，了解他的，同情他的，除了她還有誰呢？他這樣想着，很平和地抱着夫人的膀子睡去了。

.....

三郎在夢中被一輛汽車叫醒的時候，那正是月明皎潔的午夜。薄

薄的紙窗，射進來的月光，正照在溫和平靜的夫人的臉上。他這時候，覺得他的夫人，是真美，真溫柔，真可愛。他於是翻轉頭去，在她的唇邊，接了一個長吻。

外面的冷風，在冷清清的夜裏，息息地響着，皎潔的月光，似乎不願意偷看世人的祕密，很急地隱藏於遊雲之底了！一切都是靜寂，平和，……只是三郎右邊的股部，還微微地有點痛。

九月一號寫完

花
美
子

花美子今年是八歲了。然而，看去是滿了十歲的孩子，高高的身材，對人的禮節，人事的了解，讀書的能力，普通一般的十歲的孩子，都還比她不上。尤其是幫助她母親料理家事，簡直就是一個大人。

旁人聽着花美子這名字，會想到這女孩是美得如何的動人罷。但事實上並不如此，雖說美醜沒有絕對的標準，可是花美子的不美，凡是見過她的人，都是如此說。她並不是那種不伶俐不潔淨的討厭的孩子，她的衣服，她的頭髮，她的臉，無論何時，都是周正，光滑，清潔的，至於面貌的輪廓，在普通的女孩子中，並不顯出她有什麼弱

點，頰骨雖說稍稍高一點，因為襯着一個圓肥的下巴，和一個高高的鼻子，並也顯得自然了。至於那雙亮晶晶的眼睛，那一束長而又黑的頭髮，不僅在花美子個人，就是在一般的女孩子中，就很難得她那樣的美點。更可愛的，還是她那排整齊，細緻而又潔白的牙齒。

可是，破壞花美子一切的美點，殘留一個無論在她自己或是令人看了都感着不快的痕跡的，是花美子嘴唇的正中，缺了一小塊。雖說只一小塊，她已受了莫大的損失，就因這小小的缺點，她全部的美貌都崩壞了，因此有許多老婆們，一談到花美子的時候，總是帶着同情的歎息說：

——實在是一個好孩子，可惜缺了嘴唇呀！

——七八歲的孩子，有那樣伶俐有那樣了解人事的，真是少見的呀！

——要是她不缺嘴唇，真是一個完美的女孩子呢！

同情花美子的命運的，除了這些老婦人以外，凡是和她接近過的男子，至少在初次見着她，總沒有不歎息一兩聲的。『小小的她，就遭着這樣的不幸！』還有幾個住在她附近的中國留學生，竟因此而討論到她將來的戀愛，會發生如何可怕的影響。

花美子是一生下來就缺了嘴唇的可憐的孩子，當時她的母親，知道女孩子有了這樣的缺點，是她一生的悲苦，兼以家用的窮困，連自己也養不活的這樣的年頭，添一個無用的孩子，更多一層煩累。因此，她的母親曾有幾次想把這孩子拋到海裏去的決心，後來是受了丈夫的責備，才忍痛地養活她。

母親從她生下來，就不喜歡這孩子，一直到現在除了呼叱的聲音以外，母親從沒有給過她笑臉，從沒有給過她溫柔的憐惜的母性愛。

與其說花美子是依於母性愛而生長的，倒不如說，她是避開威張的強迫的母性，靠在父親的懷裏而長成的一隻可憐的小鳥。

父親對這孩子的熱愛，一是對於妻的態度的反動，其次是對於世上弱者的同情。由這兩點的結合，他感到他自己是花美子唯一的保護者。更感到她在世上，除了他自己以外，再沒有第二個扶助她同情她的人。就是她的母親，也沒有了了解這孩子在世上是一個如何的不幸者。

花美子這名字，是父親費了許多思想出來的，因為她在小時候，母親總是說她醜，總是說她討厭，父親氣極了，故意替她想出這個又美麗又吉祥的名字來。在當時父親的心裏，絕對沒有因這名字去褒她或是貶她的圖謀，不過後來，一般人因這名字的動人，而故意去審她的面貌的人，倒是不少。

花美子從她知道人間有羞恥與悲傷以來，在她小小的靈魂裏，就充滿了深刻的羞恥與悲傷了。在她初覺到旁人都有圓滿的嘴唇，只有自己的缺了一塊的那一瞬間起，最初是懷疑，後來是羞恥，最後是由羞恥而臨到悲傷的深淵。她這種羞恥與悲傷，由她的年齡的增加，強烈地威迫着苦惱着她幼弱的心。

從她了解羞恥與悲傷以來，她的天真就全失盡了。以前的笑臉，以前的跳躍，以前的一切活動的表徵，都消沉下去，一轉而變為一個終日沉默的可憐的孩子。

六歲的時候，她才進學校。她初去的時候，總想在幾百個同學裏，至少可找到一兩個像自己這樣的同伴來。但是，結果是失敗了。在那裏，爛了耳殼的也有，壞了一隻眼睛的也有，塌了鼻子的也有，缺了嘴唇的，終只有花美子一人。

在學校的生活，花美子是感着痛苦的，上課的時候，只是低着頭，怕先生看她的嘴，下了課，在遊戲場裏，總是一個人遠遠站着，望着一羣活潑的孩子，拍皮球的，打鞦韆的，捉迷藏的，跳的，跑的，笑的，唱的，那樣有趣的遊戲，除了羨慕以外，她不敢去參加。就是偶一爲之，她也要等到那些同學散盡了，才一個人偷偷地走去，帶着驚奇與嘗試的態度，站在鞦韆的架上，有時竟獨自露出寂寞的微笑來。

她在家裏，等到身旁沒有人的時候，就站到鏡旁去。自己做出種種樣子來，總想能找出某一種姿式，稍稍能掩飾自己的缺點。有時開着口，伸出舌尖來，舐住那缺了的地方，有時又緊閉着嘴唇，但是合着口又現了兩個白的門牙來的時候，她又憤怒地用手去摸那兩個牙齒。有時，他用手指把上唇用力的抵緊，向鏡子裏望去，似乎再看不

出什麼缺處來，但是把手一鬆，又還了原狀。她費了種種的力，仍是找不出一點方法來的時候，把鏡子一拋，倒在蓆子上哭了。

她這樣在鏡子前面的失望，也不知有了多少次，自從她知道缺了嘴唇是一件不美的事以來，就時常避開家人的眼睛，在鏡子裏去描摹她的面目。但是，每次是使她失望，是使她悲哀，是使她厭惡那鏡子。

後來，不知怎的，她想出碰着人的時候，用手巾或是用衣袖掩着嘴唇的方法了。這方法，在花美子自己，或者認爲很得意。因爲有許多和她初見面的人，被她這樣瞞過去的，倒也不少，不過一些早知道她缺了嘴唇的人，每見她這樣掩着口的時候，倒容易留心到她那嘴唇的問題上去。這種心理，小小的花美子，不用說，是不了解的，因此，暫時用手巾掩着嘴唇的這法子她是感着滿足了。

花美子雖說是孤寂，然而她也有兩個朋友。一個是豆腐店的秋子，今年也是八歲，還有一個，是叫關太郎的九歲的男孩。關太郎的父親，是一個軍官，這孩子也身強力壯，生出一幅英氣勃勃的面貌來，但是，他的性格，非常橫暴，同他年齡不相上下的孩子們，受他欺侮的很多。至於花美子呢，她本是討厭男孩子的，她同關太郎的結交，還是秋子的關係。秋子是一個從小就和花美子要好的人。她們同住了一個山谷裏，從生下來到現在，已經有了八年。在這八年中，她們是相依着長大的。就是她兩家的父母，也都非常親切。

關太郎是兩年前，方搬到這山谷來的新戶，因為秋子的母親和關太郎的母親在以前就認識的，因此在他們搬來沒有幾天，關太郎和秋子就做了很好的朋友了。

後來就因秋子的關係，他們三人，成了很親切的同伴了。有了菓

子，或是玩具，總是三人共着吃共着頑的事，他們三家的主人，看着很歡喜。關太郎對於他的同伴，雖說是橫暴，然而在秋子的眼前老是低頭。這原故雖很難說，但關太郎橫暴的性格，一到秋子的眼前，就變成溫柔而有體貼的孩子，這是事實。至於花美子，關太郎本就不十分歡喜她，一碰着秋子不在眼前的時候，花美子被關太郎欺悔的事，這是常有的。但是秋子一來，總是幫着花美子反抗他，因此她稍稍感到一點快慰。

可是，關太郎雖說有時欺悔過花美子，不過是奪她的玩具，或是把泥水洒在她的衣上這類的小事，關於她的嘴唇，從沒有恥笑過。但是在花美子，時時刻刻只担心這一點，因此每當他怒目而視的時候，她只好低下頭去，用力地將手巾捧着嘴唇，似乎除了這點以外，無論什麼地方，都禁得起侮辱，都受得住指摘。

花美子的父親，是一個種菜的人，他的房子，在山腰的樹下。門前都是菜地，菜地的右旁，有一個大池，池邊有一個小花園。這花園是他們三人每日集會之所，他們在這裏拍過皮球，踢過毬子，滾過鐵圈，頑過許多的遊戲，因為秋子的家，就在這家的對門，關太郎雖說稍稍遠了一點，然而他是每天必要來找秋子的。秋子一見了他，定會拿着皮球，去找花美子。

上學的時候，關太郎雖說比她們高兩班，仍是在一個學校。早晨誰先起來，總是背着書包，去找其他的兩個。每每是三人同下山去，三人同上山來。不過，在三人的友誼中，關太郎和秋子，確實另有一種特殊親切的痕跡。因這一點，花美子更現出來寂寞和呆癡的面貌。

花美子總怕人談到她的嘴唇，不僅她自己的，凡是嘴唇這兩個字，她都不愛聽。似乎她的自尊心，全繫在這個字上。她和關太郎遊

或是談話的時候，時時提防他說出來，有時關太郎故意做着滑稽的樣子，把上嘴唇轉上鼻尖去，惹得秋子笑的時候，花美子以爲他是在嘲笑她，在侮辱她，一個人生氣回去！也是常有的事，秋子不知道她這種心情，還是一個疑問，在關太郎呢，他本是一種無意識的舉動，一時高起興來，張着口，伸出舌頭，或是翻着眼睛，裝妖怪嚇人的事，這是男孩子們慣做的把戲。

在這兩年中，他們三人，就是這樣地同遊戲着。雖說有時也互吵着嘴，但是到第二天，就忘記了，仍是在一塊頑。這樣的過去，花美子今年是八歲了。

＊

＊

＊

那是一個黃昏時候的事了。

仍在那小園裏，只有花美子和秋子在拍皮球。不知怎的，她倆因

勝負的關係，先由吵嘴而打起來，最後，那皮球被花美子拋在池中了。秋子急得大哭，正在罵花美子的時候，關太郎跑來了。

「怎麼了？」秋子。關太郎執着秋子的手說：

「花美子打我啊！我的皮球，她拋到池裏了！」

「花美子？」關太郎帶怒的問。

「她先打我的。」花美子也在哭。

「誰先打你？」秋子見了關太郎，得了勢似地說。

關太郎似乎受了很大的侮辱，翻轉身去，握着花美子的手，用力一下，把她那條手巾扯掉了。

——你這缺嘴婆，你還打秋子不？

.....

——缺了嘴唇的人，不要臉啊，

關太郎設法拾起那皮球，給了秋子，倆人輕輕地回家去了。花美
子一人倒在石凳上哭泣。手巾落在草地上。

秋子和關太郎，比以前更要好了，每天總是兩人唱着歌同下山
去，晚邊唱着歌同上山來。花美子呢！再不敢同他們頑了。在她臉
上，更添上一層冷寂而又呆癡的影子。

三月一號寫完

一九二二年十月初版
一九三三年十月三版

昨日之花

實價七角

著者

劉志雲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排印者

協記印刷局

上海四馬路

總發行所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南京 開封 重慶 武漢 南濟
廣州 廈門 昆明 貴陽 溫州 長沙

北新書局

